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五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憶昔行

趙云憶昔者追憶往昔也鮑照衰老行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故公有憶昔

之作止摘兩字為題然必目之所親見身之

所親歷者憶昔先皇巡朔方憶昔開元全盛

日此紀目所親見也今篇憶昔北尋小有洞

此紀身所親歷也公在闕塞時有昔遊篇與

今篇大相應更相發明具例于逐段之下公

往尋華蓋君而不見故前篇謂之昔遊今篇

謂之

憶昔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圍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

天趙云禹貢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注云山在冀州南

河之北疏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今云北尋小有洞則

往王屋者過河而北行也唐廣切韻注楚以大舸曰舸而類書載釋名亦曰南楚

江湘凡舸之大者謂之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

慘么麼趙云昔遊云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參

詳二詩之意蓋公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死也玉棺上天則託仙以為言矣華蓋字於傳記有三焉山

有名華蓋則葛仙公傳之言崑崙別名也星有華蓋則晉天文志云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

也肺為華蓋則道家醫家之說也今云華蓋君應是道號不知何所取也舊注引葛仙傳公事則是指崑崙矣

艮岑二詩皆言之的是王屋之處么麼細也艮岑之  
青輝固不細矣以華蓋君之不在故慘然而細矣 千

崖人無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

趙云千崖萬壑則顧  
惟之之言會稽云千

巖競秀萬壑爭流下句則魏文帝臨高臺曰五里一顧  
六里徘徊之勢也曹公祭橋玄文車過三步腹痛莫恡

李陵別蘇武詩轅馬

顧悲鳴五步一傍徨秋山眼冷鬼未歸仙賞心違淚交

墮

趙云上句言望華蓋君招之而不來也下句言欲為  
仙賞之遊而事與願違所以悲泣也宋玉招鬼有鬼

兮歸來者凡十二今言鬼未歸眉未字者以反言之也

舊注撰引招鬼云鬼來兮未歸安矣嚴休復唐昌玉蕊

花時消鬼眼冷未逢真豈亦出於杜公耶當秋時在山

中有所望故云眼冷也仙賞心違以賞心字貼心違也

謝靈運云良辰好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而所賞之心

乃仙賞之心也左傳王心不違詩中心有違故公屢使

寸心連壯心連心事連也羊叔子岷山之碑謂之墮淚碑

弟子誰依白茅室廬老猶

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

一作前

灰死燒丹火

趙云

此四句寔道其事白茅室則莊子云築特室席白茅也  
一作白室非廬老者蓋所見之人應是華蓋君親信者  
故曰獨啟青銅鎖巾拂是兩物階除亦可作兩字對公  
律詩有云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可見矣  
但一本作縣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  
階前非

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舊注十洲記崑崙山三角正西曰縣圃臺其一

處有積金為天墉城四千里城安金臺金節羽衣則以  
黃金為屋鳥羽為衣漢武帝拜藥布為五利將軍使以  
羽衣立茅屋上注曰以鳥羽為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  
趙云四句言華蓋君當在仙境往來也葛仙傳云崑

崑崙一曰縣國也滄洲則十州之一洲也爾雅曰西北方之美有崑崙之墟璆琳琅玕也則崑崙在西北列子云渤海之大壑名曰歸墟中有五山蓬萊其一也東有崑崙可云大海之中有崑崙滄洲蓬萊手金節羽衣則仙人之服御也婀娜美貌文選有芝蘭婀娜而韓退之元和聖德頌有旗常婀娜亦言其美也當縣國與滄洲空闊之間乃華蓋君節羽衣之所往來矣晚則落日之所映早則初霞之所往來矣晚時也或東遊滄洲或西遊崑崙倏忽然無不可者言其任意之閑放也餘映字王仲宣七哀詩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而霞之勢則又孔稚圭北山後云高霞孤映閔者不定之貌松風礪水聲合時青兕黃熊

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作一作佐趙云四句

公自言其在山中之愁寂而想華蓋君于今不忘也風吹松而鳴澗水激石而鳴皆可愁矣宋玉招魂曰君王親

發方憚青咒咒必言青則說文曰咒如野牛青皮聖緊  
可以為鎧國語晉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咒于徒林  
殪以為大甲韋氏解亦云咒似牛而青六韜文王囚姜  
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舊注云成王東時夷獻黃  
熊按類書載周書云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未嘗有獻  
黃熊也蓋輟改以附會其說如此當其在山中時聞松  
風礪水之聲青咒黃熊之啼愁寂不堪徒有咨嗟撫華  
蓋君之遺迹至今夢想猶見之也舊本猶作字作佐字  
當是作字但音佐而已此南人語音公詩又曰主人送  
客何用作自注云音佐可見矣公之今句則言今猶作  
此夢

秘訣隱文須內教歲晚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

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施

舊注董鍊師神仙也隱於衡陽  
秘訣隱文按道藏書中有隱訣

其書曰大清九宮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趙云  
此四句結一篇之義以為求仙須得有功行而傳秘訣

不見華蓋君矣却思南遊而訪董鍊師討者尋訪也與  
昔遊詩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同意南史梁有胡僧  
祐者得以願果為字也真語戴紫清真如詩濯足玉  
天池鼓施牽牛河使關楊都賦青雀飛艫餘王鼓施

### 魏將軍歌

趙云古樂府有丁督護歌臨江王節士歌紀述其人皆謂之歌故公前有

威作花卿歌今又有魏將軍歌乃其例也

###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衛

別駕亦曰治中從事孔恂為別駕從事

事衛衛勤也

趙云著從事衫則初為幕官於元帥府

耳馬勒重衛則戰馬之謹也後漢陳衆人號為白馬陳

### 從事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

高祖記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

被堅謂甲冑執銳謂利兵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相如賦嶄巖參差揚雄長楊賦西歷月窟東震曰域



趙云崑崙事郭璞崑崙丘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羗之宇則崑崙於中國固在西矣而此之月窟則猶在東也揚雄西壓月窟注月窟者月之所生也今云崑崙月窟東嶽蓋言崑崙在月窟之東其形嶽巖然也公詩句承畧西極之下所以壯其極西之處矣此四句一畧言將軍立功於西邊也君門羽

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

監領也君門羽林禁旅也漢有羽林軍詩闕如哮虎

言其勇也

趙云此四句

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

言將軍監軍於殿前也

收風帆

門列榮戟也趙云列戟貴者之門蓋所謂榮戟過海收風帆則有事於西極既了過西海而

還其帆可收矣所以承畧西極之下則為過西海或於一日之中過海收帆又以形容其速返戰謂之霜戟帆謂之風帆詩家造詩兩句是對也上句言將軍之驟貴下句言將軍遠征而速返也平生流輩徒

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

秋隼

趙云氣欲盡則觀將軍之富貴功名而然矣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秋隼清

秋之隼鳥凡鷙鳥以秋而健公後篇曰秋鷹整翮當雲霄是以華嶽峯尖之上見秋隼所以此其骨聳而精爽

將軍之在長安也

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起天

河

師云庾信白馬篇星纏碣砥轡劉孝標詩寶校纏陣泥鮑照詩金銅師盤陀古注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旁八星絕漢曰天演趙云星纏寶

校則倒使願延年褚白馬賦全語薛夢符引張平子東

京賦龍舳華轡金鉸鏤錫方鉞左蘇鉤鷹玉環所謂寶

校此其具第尊卑之制殊耳天駟言將軍之馬乃御廐

之馬也起天河則以帝京之地比天上以

言將軍夜騎之豈若金吾巡邏之事耶撓槍葵惑不

敢動翠旌雲旂相蕩摩

攬槍妖星熒惑大星翠旌雲旂皆旗也相蕩摩舒閑貌張衡西

京賦樓鳴鳶曳雲旂相如子虛賦錯翠華之威蕤又東都賦望翠華之威蕤趙云攬槍妖星以比寇亂熒惑

火星以比强暴不敢動言畏其威也以承天駟天河之下故復用天星言之翠旌雲旂以見將軍所建之旗皆

天兵之 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挿劍肝膽露鉤陳蒼蒼

風玄武

一作玄武幕趙云都護漢官也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曰都護古樂府有丁督護督護

即都護也鉤陳星名晉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故

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陸倕

石闕銘云把鉤陳注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馬玄武

者闕名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舊本誤以武

字為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鉤陳則蒼蒼

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挿劍之時如此甘泉賦伏鉤陳

仗當注為  
營陳星也

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趙云楚王謂安

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杜田曰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挂若水長劍疎雲端此兩句上則言將軍常監軍於殿前為宿衛末則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王節士比也舊注謂夔州號臨江軍非蓋臨江軍今屬江西而夔州則號寧江軍也

##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

詩北

風其涼趙云南極言楚地公在楚故所見者此也因南極之下故承之以朱鳳南方之鳥也因洞庭之下故承之以鴻鴈蓋鴈隨陽之鳥也而洞庭乃往衡陽之路鴈本違寒而就溫今洞庭方秋而欲雪則又寒矣又將

奚往乎朱鳳在南極北風破南極而威垂鴻鴈過洞庭  
洞庭秋秋雪而南歸皆言值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威  
垂無氣象之貌鳳與鴻鴈皆公自况揚子居子在治若  
鳳在亂若鳳又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義與下句相  
喚蓋亦公自嘆在風塵之際方旅泊而未得歸矣十年  
舊注北風破南極以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非是十年

殺氣威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如芝

趙云此  
戊申大

歷三年詩也自己乙未天寶十四年至此十三年矣而云  
十年殺氣威則舉其大數為詩句耳殺氣威則安史雖  
滅而吐蕃尚熾也記月令殺氣浸盛曹子建詩十里無  
人煙末言商山四皓以泰之亂避之入山方漢之初可  
以出矣而猶如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近有  
東溪先生集者其中有釋杜詩十六篇以北風為第二  
篇序云北風悲燕冠哀弱王室禍加臣民冠來自北故  
况北風曾不考公賦詩之年辰與處所直誤以為安史

之亂不知此乃大歷三年所作之詩也言吐蕃則可豈  
可尚以為燕冠之亂王室乎亦又豈有冠自北來之事  
乎恐惑後學  
故為辨之

###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

莊

海運則將徙於南溟趙云此篇做客從遠方來遺我  
雙鯢魚之格而別生新意也珠所從來不易得其中若  
自言之也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其眼泣  
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必言南溟來非特取  
譬乃蔡伯世所謂長沙當南溟孔道益公詩雖興寄亦  
每感於物而興之非泛為比也師云神異經鮫人織綃  
綃於泉室出以賣之嘗客主人家臨去索盤泣珠以遺  
主人又淮安王劉安以一寶珠四面中有四字名曰刊

字珠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歛無  
趙云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為血  
矣猶慮公家之徵歛無以供之故哀世東漢先生集者  
其中有釋杜工部詩十六篇引云擬毛詩之序以撮其  
大要而判釋之且以為啟杜詩之關鍵以此客從為第  
三篇序云客從悲遠方貢賦不入中原也於上四句注  
云時四方以玉帛貢天子多為盜賊所掠不至王庭  
珠小物可匿以獻也中有隱字字又不成書不敢顯書  
貢天子也於下四句注云周襄方物不至諸侯之國猶  
通王使之求金安史之際法廢道梗雖欲徵歛亦無所  
矣頃同蔡伯世定此詩乃大歷四年潭州作而東漢人  
誤以為安史之際是不知安  
史至此已滅七年矣大非也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

時主將戮中夜傷於

傷一作面

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

趙云此篇記事之作蔡伯世云乃潭州詩主將謂崔灌也公自衡州如長沙而達亂按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九十二里至潭州三百九十里自公自南而北言之則所見之白馬為東北來矣空鞍貫箭則人亡馬還也古歌辭每以郎稱騎馬之人如折楊柳云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懷即臂踪跡郎膝邊公又嘗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大率少年之稱耳傷於戰一作商於者山名在號者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斷不可取江文通雜體詩日暮浮雲滋握于淚如霰屈原九章哀郢篇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東漢先生誤以主將之戮為祿山之亂蓋祿山叛於天寶十四載殺於至德元載而又以白非戰馬昔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而謂非



戰馬可乎恐誤學者不可不辨師云按唐史大厯三年  
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段仲卿杜所言商於戰實  
歟此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一作象老翁故畦

遺穗已蕩盡天寒歲一作日暮波濤中鱗介腥臄素不食

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居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趙云趙壹持被褐懷金玉蕙蘭化為芻荻現詩何意百  
鍊剛化為繞指柔夫剛之異乎柔蕙蘭之異乎芻體性  
之自然也剛化為柔蕙蘭化為芻非其體性之變而乃  
事意之易為可嘆矣鵠與鶴同類遠舉之物古人多通

言之故有黃鵠亦有黃鵠詩外傳載曰鵠云黃鵠一  
舉千里詩義疏曰鵠大如鵠長三尺此言其飛之遠而  
形之高大也莊子鶴鵠雖長斷之則憂危鵠雖短續之  
則悲此言鵠高而危也今公云黃鵠化為白鵠化為  
之義乃趙壹之蕙蘭化為芻荛珉之剛化為柔者也鵠  
高五尺宜高舉遠引乃摧藏低徊化作白鵠之狀象老  
翁之偃偻天寒歲暮困於波濤之中忍飢西東無所投  
迹此賢者失所之譬也孟子五尺之童適市觀文帶云  
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詩遺秉滯穗禮記天寒既至歲  
暮子起於詩此疊字格也鵠鵠事國語載海鳥曰鵠居  
止於魯南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祀  
國之大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注鵠居  
之所避也詳味此詩前六句蓋公自況末兩句尚念及  
同志之人故謂之亦蹢躅蹢躅失勢之貌海賦言大鯨  
失勢之狀曰蹢躅窮波陸死鹽田公以魚自喻己之失

勢曰踏踏無蹤今言爰居之失勢  
則曰亦踏踏聞道如今猶避風也

### 蠶教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時盜賊充斥天下皆用兵天下郡國

則後漢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

焉得鑄甲作農器

趙云

此時使顏回之語家語載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使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

一寸荒

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

行復歌

趙云烈士見平日牛不得耕蠶無所成則涕淚滂沱今也見牛耕而男穀蠶成而女絲則喜而

行歌焉行歌字主烈士言之也舊注引楊子言政之思數中以男子訟婦人桑為思至於行復歌則人樂其政

可知矣不亦自  
為昏惑之說乎

### 折檻行

越云持句中使朱雲事因取名題也按  
武帝朝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新馬  
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  
禹上大怒令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此  
永泰元年之作當在四月末五月間公方汎  
離下船歷戎前忠至雲安縣而泊船以居應  
方及之耳

嗚呼房魏不得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一作胄子困

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

趙云太宗初為秦王既平天下  
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

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杜如晦房元齡並以本館兼  
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且顯爵土命褚亮為像贊藏之  
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  
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登瀛洲青衿舊本作青襟非是  
衿衣系也襟交衽也其物不同詩云青青子衿貼以青  
子則書云命愛教胄子注胄子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  
也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青衿胄子困泥塗則學校之  
廢非特白屋之子失學雖貴胄子弟皆困辱泥塗按通  
鑑於永泰元年不著月日載云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堂  
室頽壞軍士多偕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於大歷元年春正月乙酉敕復補國子學生則學校之  
廢已久而公之詩作於永泰元年蕭昕未上言之前矣  
魏龐德每戰常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  
白馬羽軍謂為白馬將軍皆憚之雷電言白馬之駿驟  
其先揮霍似之大意言武  
人之龍章故其威勢如此千載少時朱雲入至今折檻

空嶠峴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趙云千載云者非謂

自漢成帝至唐代宗永泰元年為千載也若考其年數之實才七百六十六年耳此乃謂朱雲者千載人也正所以美雲之正直不畏誅諤雖千載之悠悠火似之者至今折檻空嶠峴以罪成帝初不能容而必欲誅之類乎慶忌之免冠叩頭流血以死爭而救之然後得免至今餘折檻之迹存而竟不能誅抑張禹也所以引下句先皇則能容直臣焉嶠峴高貌左太冲魏都賦陞楯嶠嶠婁公則師德也宋公則環也言互以正直為心師德上元初為監察御史其所事者高宗與武后本傳不載其諫諍事今因公詩指為直臣而知之宋環厯事武后中宗睿宗明皇中宗嘉其直臣後張嘉貞代環為相聞堂松見其危言瑾論未嘗不失聲歎息詳味詩意思治世文物之盛而聖君有諫諍之臣致君堯舜如房親二人不得而見則思其上而不得且思其次為學士以文

采結主知者又至欲有所諫諍小臣如朱雲大臣如婁  
公宋公然為朱雲則成帝本不能容之惟婁宋則先皇  
能容也大意幾代宗亦不能容直臣矣又按通鑑於永  
泰元年春載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裴冕  
等特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  
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此忠鯁之人所  
以竊歎觀此則公詩作於永泰元年為審非以譏其有  
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不若先皇之真能容直臣乎直  
臣字用成帝以旋直臣之語即云師德深況有度量  
人有忤已輒避避以自免能以功名始終故無面折庭  
爭之迹環剛正敢言其事具載本傳詳此詩意蓋歎世  
無宋公之敢言而亦無婁公之容物不然先朝之臣持  
學此二  
人何哉

##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  
求其羣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慙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

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鷗梟相怒號

趙云此篇託興君子

小人甚明詩有六義四曰興解者曰成於物而興焉者也公在衡州衡山則眼前所見也朱鳳則衡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爲興矣湘江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沁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故云瀟湘之山衡山高句則古歌云巴山之峽巫峽長之勢也魏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故云山嶺朱鳳聲嗷嗷韻書云衆口愁也詩哀鳴嗷嗷側身長顧求其羣此以磨君子之無朋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東望古詩邊馬長顧鳴遲賦戰顛狂以求羣翅垂口噤心甚勞後漢馮異傳始重翅於回溪終奮翼於迴池史記日者傳噤口不能



言古樂府飛鳥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詩勞心切  
切所譬君子復何人哉蓋公之冒懷也未句盡吾儘左  
傳周禮盡在魯矣是也百鳥與黃雀皆鳥類之小者而  
鳳凰憫之則憂及小類鳳凰非竹實不食今欲公之以  
與蟻蟻則憫及微物鵲惡禽也唯嗜腐鼠莊子以為  
赫鵠鵠者直使之起號則鳳凰不管其自爭自怨也四  
句託鳳之憂小類閔微物惡凶惡乃公仁義之心如此  
劉楨詩於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之下云於心有不  
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而公念黃雀  
之難逃於羅網為鳳所憫則公之於劉楨其心有間矣  
百鳥黃雀譬小類蟻蟻譬微物鳳凰譬君子鵲譬小  
人此篇非君子小人之譬甚明乎此詩乃大歷五年衡  
州所作之詩也時亂離日久賢  
者思引其類有為而不可得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

祿山之亂肅宗即位靈武書昔在帝堯

指揮猛將收威

京向公泣血灑行殿

天子在外日行殿

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

冥冥隨烟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圖畫鴻鴈行

言兄弟俱

畫像於麒麟閣

紫極出入黃金印

趙云天寶十五年七月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

兵至靈武裴冕奉皇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向公無所考其名佐佑卿相乾坤平言平乾坤非

獨卿相之力乃向公佐佑之力也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前漢之蘇武傳使此麒麟字公他篇言圖畫處多使去

麟字具子句法義例

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

趙云尚書鎮荆

州言李之芳也繼吾祖則公自言杜預也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裁縫雲霧成

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

潮白

趙云寸心赤倒用赤心字而以寸心貼之字乃典而不虛矣青山落日江潮白言向卿行歷之景物

也句可謂奇矣 師云沈約賦衣若蟬翼被若雲霧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

滄浪客

趙云滄浪客公自言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

醉歌行

贈公安顏少府  
趙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

顏氏公安少府也  
趙云神仙中人

杜田云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淡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又語林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今取字以言顏少府楊子曰顏氏之子今於少府言之 天馬長

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

趙云天馬秋鷹所以比顏  
前漢禮樂志天馬徠從西

極天馬徠龍之媒劉孝標絕交論翦拂使其長鳴秋鷹  
則如前秋隼矣整翮字晉書臧盾寄石季倫詩望風整輕

翮因虛舉雙翰翰去聲  
師云花煙  
天馬獨長鳴張載鷹賦凌風整翮

君不見東吳顧文

學

顧况  
吳人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

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  
長安在洛陽之西故前漢

謂之西漢杜公  
長安杜陵人也

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

甫

醉歌詩請顧寫也坡云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安道  
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雖不如古人與君

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辭翰俱美  
趙云辭翰升  
堂為君掃公自言其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顏

少府之堂各為之一掃  
也世說注辭翰清新

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

赤壁

趙云子虛賦楚有七澤烏蠻施黔所連之蠻赤壁在黃州周瑜敗曹操之地在西故街落照於是杜

時可引王得臣赤壁辨云有三馬云云幾二百餘言爲兄矣霜風之來及七澤落照遠街赤壁皆詩人因所在而廣之辭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

歌主客

一本云一醉歌行歌主客杜云楊惲傳酒酣耳熱聲鳴鳴而歌秦聲末句歌主客主則顏火

府客則公與顏八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至觴酌流行熱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

莫徭射鴈鳴桑弓

趙云詩歲事云暮北風其涼易作鰓  
鮒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卽云莫徭

蜚夷隔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  
有功常免征收故以為名禮記桑弧蓬矢射四方桑弧

即桑 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高馬達官厭

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

一作肉

汝休枉

殺南飛鴻

舊注云穀貴則傷民穀賤則傷農孟子良人  
出則必廢酒肉而後反公詩意蓋言在位者

不知為政但厭酒肉而已風俗通吳楚之人嗜魚鹽不  
重禽獸之肉 趙云此輩杼軸猶言斯民杼軸詩云小

東大東杼軸其空廣韻玉篇軸作軸機具也杼機之持  
緯者楊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軸南飛沈約

聞夜鶴篇曰獲值南  
飛鴻參差共成侶

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

庸往日用錢泥私鑄今許一云來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

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

何時終

趙云唐制役人以口分世業田凡役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

者日為銷三尺謂之庸舊注引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鑄錢此天寶時事今公詩在大厯中作則大厯私鑄尤多也刻泥為之最易得似言以泥為錢模也故言易得好音好醜之好惡音善惡之惡錢有好惡故也師云江淹別賦割慈忍愛離邦去里張正見夜感詩畫角聲不斷淒涼懷萬感

夜聞簾櫳

簾管也卷簾為頭截竹為管出胡地制法角音

夜聞嚴篴滄江上哀平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

塞曲三更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

君知天地

一作下

干戈滿不見江湖

一作湘

行路難

趙云嚴篴者世

皆識之杜時可引樂部幾百餘言雖無害於義似為冗矣句中之警在塞曲三更歎悲壯蓋胡笳有出塞曲入

塞曲也稱衝擊鼓為漁陽撻鼓聲益悲壯公律詩嘗曰五更鼓角聲悲壯亦用此矣急管復就嚴篴言之也君

知天下干戈滿君則指言吹嚴篴之人江湖行路難則公自謂也行路難樂府詩題師云按龜茲國造嚴篴

能作十二音後轉入中調晉閻卬中詩側耳眩歸鴻晉王讚聞笛詩涼塞曲起曹植賦急管聞發張讚詩孤

燈乍明滅張華賦風湍猛惡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

薛云江陵圖經劉郎浦在石首縣孫權與劉備成婚於此因以得名

疾

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

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

帽青鞋歸去來

趙云此公自公安縣欲往岳州所經行之處劉郎浦乃公安之下石首縣也岸

上孤村盡豺虎乃實道其事舊注言多盜賊亦是蓋張孟陽云盜賊如豺虎也北風風未迴所以儘催舡之南

行也黃帽青鞋歸去來則雖在江湖而猶厭與漁人為伴乃欲深藏高隱矣歸去來則陶淵明之詞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

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東虛名但蒙寒溫問

泛愛不救溝壑辱

言友朋之書雖多但蒙寒溫之問而不足極憂也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

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

趙云古詩客從遠方來中有尺素書

詩雖有生留一束而南史何思澄作名紙一束也問寒溫者書懷之常也晉王獻之常與兄徽之標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論語泛愛衆而親仁而晉宋間遂以朋友為泛愛殷仲文桓公九井詩廣筵散泛愛益猶兄弟謂之友于子孫謂之貽厥君子謂之凡百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子美詩山鳥山花吾友于韓退之誰謂貽厥無基址未能免俗何邪漢書齒髮墮落張儀從楚相飲門下意張儀盜賊共皆掠之其妻曰

子母讀書遊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  
在儀曰足矣窮途哭則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  
車跡所窮輒傷哭而本本傳元無途窮字而顏延年五  
君詠其於籍曰物故不可揣途窮能無傷則公所用蓋  
取顏延年之字也此上六句送道州手札適復至歟長  
言諸友寄書相慰其老與窮耳

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

元注  
言得

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裴如崑山之玉趙云滄海珠薛  
夢符引闕立本稱狄仁傑曰可謂滄海遺珠狄在公之  
前亦自可證而闕立本有可謂之語則已前固有此語  
矣崑山玉則都說所謂崑山片玉也倚字世說毛曾與  
夏侯玄共坐時人謂簾葭倚玉樹盈把字出文選公又  
云浩歌淚盈把入懷字則如窮鳥入懷又云使金如粟  
不以入懷珠與玉以比道州之書三過讀王筠於書三  
過五抄師云十道志道州即漢封長沙定王子買城

之概弃潭州百斛酒蕪沒滿岸千株菊使我畫立煩兒

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

肉

即云梁簡文帝持火竿多意態面白多眵肉

軍符侯印取豈避紫蕪綠耳

行甚速

阮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紫蕪綠耳行甚速言真超軼之才也趙云空得書而不相聚故酒

則撥弃而菊則蕪沒也畫立夜坐則得書而有所思也煩兒孫者煩其待立矣其所思者何思其初為尉之火年且又言其進用而材之俊逸軍符則為節度使為將帥也侯印則封侯佩印矣紫蕪綠耳皆駿馬名則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號為九逸其一曰紫蕪也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此道州手札而下至此專言裴道州有書因書而思道州昔日為尉且言其人俊逸也

聖朝尚飛戰聞塵濟

世宜引英俊人

兵戈未息宜薦才引士以濟斯世也

黎元愁痛會蘓息夷

狄跋扈徒逡巡

如用得其人則黎民蘇而夷狄息 師云後漢賈帝曰渠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授鉞築壇開意旨顏綱漏網期彌綸

毛詩無然畔援鄭注云畔援猶跋扈

也張衡西京賦雖吁跋扈奔高祖謂侯景飛揚跋扈狹  
逡巡言其空自遷延不久掃蕩也授鉞築壇言用將晉  
禮樂志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明堂韓  
信傳高祖築壇拜信漢書綱綱吞舟之魚 師云沈約  
詩甄能振綱綱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軍使綱綱吞舟何緣米聽風聲 郭欽上書見大計

劉毅答詔驚羣臣

趙云郭欽事晉武帝時匈奴稍因忿恨毅害長吏漸為邊患侍御史郭欽

上疏曰戎狄強盛歷世為患今西北之方戎狄雜居恐  
百代之後為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故干

竇有言曰思郭欽之謀而昭戎狄有虜也劉毅事晉武帝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如何主對曰桓靈也帝曰朕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他

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一

作倂劍霜雪吹青春

師云古詩舞劍凝霜雪趙云他日前日也皆謂其非今日耳禮記

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蘧數之不能終其物志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饋相更之者為大將倦使之相代氣益振字左太冲詩酒酣氣益振黑白髮言飲酒聽樂而寬愁白髮為之再黑一作理字淺矣霜雪言劍之光吹青春則豪氣吹之也自聖朝尚飛戰間塵至此言朝廷須才道州必用且逗遛他日相會  
宴筵曾語蘇子季後來傑出雲孫比公世孫  
之樂也曰雲孫

趙云蘇季子蘇秦也兩句句義言於閭晏筵席之間  
曾語及蘇與侍御乃六國時蘇秦之遠孫可比之也  
稱傳角立傑出雲孫爾雅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  
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  
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至是而為孫者七世  
矣言輕遠如浮雲故自季子至侍御取其最遠者言之

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

郭南抱甕亦隱几

趙云定王城乃潭州則漁商市亦必潭州之地後五篇有聽蘇漁誦詩之

作則蘇在潭州矣漁商市之北乘肩輿而聯袂以言與蘇相逐之數定王城之南抱甕隱几言蘇之居處莊子載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澹澹澹澹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孟子有隱几而卧莊子有隱几而坐也師云先賢傳晉阮籍居市北而富於車徒每出肩輿數十里正聯

秋事  
無自苦

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山東起

趙云後漢融為

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舊注引上為去病治第况無將軍第之連文也山東起則班固云山西出

出將山東出相也舊注改作東山使引謝安為證非是

公亦何拘於西對東耶師云杜言時危無數將軍皆

得治第宅勉蘇

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舊注

早起濟世爾

鳥雀方得時而蛟龍還藏消自喻也師云古樂府秋國足粟菽鳥雀時來則張融著蛟龍困寒水

天下蛟

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

舊注部曲隊伍也

趙云

息以引下句激昂二公之致功名也自安筵曾詔蘇李

子至此十二句所以呈蘇侍御蘇時在潭州題云遼呈

者是已而詩句則言時之急難必須於君輩為功名也

師云續漢書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

大定司馬公言

九家集注杜詩

三



曲曲有軍  
候一人

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

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趙云致君堯舜上魏應璩  
與從弟居冑書思致君於

有虞濟蒸民於塗炭古詩先據要路津傳有  
云捐軀清難末句則結一篇併以簡二公矣

### 奉贈李八丈判官曠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駉驥人得有

注舊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故在人則有之

趙云神堯唐

高祖也珊瑚生於海中之石上以鐵網取之尋常市中

所無惟營林郡有珊瑚市見梁任昉述異記駉驥者駉

耳與駉驥穆天子八駿中有之故云人得有駉驥字見

選文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貞獨守

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

薛云范煜賦秀氣初生也趙云雷火宗豫章記吳表亡

常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問雷孔章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牛斗氣不復見曹顏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妙理獨守字古詩空床難獨守師云庾信詩得親手標格李膺書清機妙舉劉琨表獨守之臣艱難

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言於艱難之際能脫略細務也辭云天選文賦云故無取乎冗長

區區猶厯試炯炯更持久封論實解順操割紛應手

趙云

艱難體貴安言時方艱難為政不擾其大體貴在安靜冗長吾敢取凡物之剩者為冗長長音去聲王恭曰平生無長物是已今言為政本分之外其如物之冗長者吾不取之吾字指李八丈之自言也書厯試諸難傳云

曠日持久也論語世叔討論之左傳未能操力而使之對也解順注使人笑不止也莊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

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

趙云兩句通義雖有諫書之多積滿朝篋而身則不能

造宮闕也上句亦似樂羊踴書滿篋之篋諫有五諷諫為上書駿奔走

入幕未展材

一作懷

秉鈞孰為偶

舊注云鈞衡也詩秉國之鈞趙云上句言其為列官入幕字世說桓宣武與郗超

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拂疏示之都猶在帳內謝安含笑曰郗生可獨入幕之賓矣秉鈞當軸秉鈞孰為偶

所親問淹泊汎愛

惜哀朽

趙云此下公自謂矣傳云愛其所親也論語泛愛衆而親仁前人如殷仲文云廣筵散泛愛遠

以為朋友之呼矣謝靈運富春渚詩赤亭無淹簿注引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垂白亂南

翁委身希北叟

趙云杜牧傳紅陽侯與飲子業書曰誠哀老婦垂白謝靈運詩星垂白髮垂史

策名委身項籍傳范增說項梁云南公稱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注南公南方之老人也班固幽通賦北叟願識其倚伏指零上之父為北叟也舊注引淮南子遂輒改塞上之人為北叟不知事則用淮南子塞上翁失馬而字則用班固也師云張載賦垂白之叟古詩南翁獨守窮焉駐傳論得北叟之後福

真成窮

輒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

衡知音為回首

趙云莊子輒中之鮒呼莊周求斗外之水以活是也孔子累累如喪家狗見家

語與史記秋枯洞庭石則水落石出所以為枯也洞庭長沙荆與衡皆相連之地當是時之秋也上則枯洞庭之石而在此則風飄颯長沙之柳故其為與於潭之上則激荆於潭之下則激衡非以地相連為言耶師云

江通詩秋枯波始下  
李光賦風長颯颯

### 別董頌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

師云張綽詩逆浪排風於

士子甘旨關

則內

慈以肯甘急於養父母故不憚逆途之寒也

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

小長安

趙云小長安鄧州見十通志光武紀注續漢書潁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郡西

公詩言逆浪開帆難若在潁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

南矣公意蓋言往鄧州必涉江漢而上自潁順流至岳

乃涉江漢於此深言其難者也下句有舟楫去之語則以言其離潭先順流矣開帆舟人常語公詩又曰主人

錦帆相為開

詩通彼樂土

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

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

當作

望無令霜雪殘

趙云易刻木為舟刻

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舊本作到我舟楫去或曰到我言到及於我如見訪之義甚費力矣別我自分明也沈約曰白馬篇唯見恩義重豈覺衣裳單趙云必知鄧州者也已結門閣望則董君之往鄧以甘旨闕之故而離其母之側故用母望事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閣而望汝舊本作門廬望非無令霜雪殘囑其早歸也師云趙當是辟置董烟者或恐是荆南與馬使太常卿公

趙

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

漢陽頗寧靜

漢陽軍在岳陽

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來薇青

雲端

趙云左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謝靈運送方山詩解纜及流潮梁劉孝綽還渡浙江詩解纜解東越

江淹擬謝惠連詩解纜候前侶前漢公孫弘脫粟飯言  
脫其穀而已未甚精細也楚辭屑瓊蕓以朝餐漢陽顧  
寧靜岷首試考槃此兩句以意逆之則前此漢陽必有  
援據之事今茲寧靜故於岷山可以試考槃也詩考槃  
在河漢陽則漢水之陽岷首在襄州與鄧州相近公因  
董君往鄧故思及之白帽公書使云白帽應須似管寧  
然考之管寧傳則云常著皂帽而杜佑通典作帛帽豈  
今國志本誤耶以有白恰白接離言之則白帽蓋閑散  
者之服耳采薇四皓之事又伯夷叔齊采薇首陽古詩  
美人在雲端師云寰宇記岷山在襄陽縣東十里羊  
祐與鄧湛嘗登此山考槃言隱于硯山也詩注云考成  
也槃樂也為賢者不見用則成樂於山谷平子美襄陽  
人蓋欲歸隱岷首因董  
歸鄧而言互相念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

一云子孫沒不振

歷代

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衆中見毛骨猶是麒

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

微

趙云易君子以經綸左傳云不可沒振一作不振耀雖史有震耀郝部却非此振耀字又不如沒不振之

老健也

鄭云魏鄭公也晉中興書嵇紹謂其友曰瑯瑯

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今取毛骨二字用耳實誌

見徐陵曰此兒天上石麒麟公詩又曰盡是天工麒麟

兒貞觀事言鄭公諫諍也鄭公貞觀詩多所獻替新史

云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貴育不能過是已蓋

遇我蒼梧

六合字蓋代之意也莊子今者車馬有行色

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



一作

自笑青雲期

趙云蒼梧則桂州之地蒼梧陰指言潭州蓋在桂州之北古詩主稱會面

難莊子游刃有餘地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方在貧困之中故思有以黃金親遺之者舊本黃金貴非是蓋淺近也言貴達如在青雲之上自笑其期之遠也

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

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

遊炎海旬浩蕩從此辭

趙云從此辭之交廣也長卿病渴而公有渴病公每以自況學

者遊疑今句為公自言苦以為公自言則文理不貫矣豈魏君亦有渴疾故公取以況之乎上兩句以長卿況之次兩句以蘇秦況之自是分明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又云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傳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渴病

與武帝所言是兩事非相連載但相如身上事此所以  
比魏佑病而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也季子事史記載蘇  
秦未用黑貂裘弊又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  
妾皆竊笑之此所以比魏佑之有才而困厄也尚為諸  
侯客則魏文之交廣亦是干謁諸侯耳獨屈州縣卑言  
其為少府也南游炎海旬中言其往交廣也海旬海  
之郊旬猶言淮甸也選云張英風窮途伏神道世亂輕  
於海甸師民瞻本作海甸無異

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

趙云即阮籍至窮途而哭世亂則亂世之倒用

也伏神道以正直行也輕土宜言其不懷土也詩歲幸  
云暮可與春風歸言其解帆已逼歲暮其於交廣同春  
風之歸至也非謂暮歲去而春賦時便却還歸耳

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王

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侍婢豔傾城綃綺輕

一作霧霏

堂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

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

言交廣繁富如斯雅碧璫玉也司馬相如子虛賦

薛云按博

四錫碧金銀

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

一作見

疑心事披寫間氣

酣達

一作遠

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趙云東方朔十洲記臣放

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又如郭景純遊仙詩朱門何足榮史記盟於華屋之下而曹子建云平生華屋處零落歸山丘也蛟螭則蛟龍螭虎似龍無角曰螭前漢陳咸傳奢侈五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晉王衍性豪侈麗服玉食皆特著其奢侈矣舊注引洪範惟辟玉食故以亞言之模稜之語樂張遊子思以其為客故也古詩游子慕何之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傾城則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銷綺輕露露古銷綺輕靡如露  
霏也銷綺人所藏較人衆寒纖輕綺於衆室出以賣之  
琥珀鐘以琥珀為酒鐘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古燭  
焰光明梁棟如辰星之飛遠也珠碧贈於斯言珠碧則文  
廣之所有氣酣則有以飲而酣也左太冲酒酣氣益振  
是已石崇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  
賜之高二尺并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乃命左右悉取  
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示之今云錯揮鐵如意莫  
避珊瑚樹枝必言此則交廣諸侯宜多有此物也師云  
石崇有琥珀酒鐘自出入朱門家至珠碧贈於斯皆言  
當時侯門之盛中言玉食亞王者亦以見時危多借矣

始兼

一作

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闔天子嗚呼生別

離

趙云上兩句公又戒之以義矣雖碎珊瑚氣之逸  
邁然賓主之儀不可不慎也此贈人以言者乎生別

離楚辭悲莫

悲於生別離

卷十五

別張十三建封

趙云詳味此篇張建封罷為幕官往京師公與之別其詩頗悲

勞稱美之也觀後祀何疏蕪以見裴劉之子  
孫不派潮落同鯨魚古水之減落鯨魚無所  
容回轉而去以見建封之罷官君臣各有分  
古遇合有數以見其捨於此而達於彼雖當  
霰雪嚴因紀嚴冬而比為威嚴所侵以見其  
主公之不相顧東四句雲臺天衢以見其往  
長安掃碧海則又望  
其功業反天下之意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

草者未除昧者未明未治之初也易屯天造車昧

劉

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

趙云劉則文靜裴則裴寂文靜於大業為晉陽令裴寂為晉陽

官監時唐祖鎮太原二人察上有大志又見太宋器度  
非常乃與決大計將發高祖不察文靜因裴寂開說又  
令寂交於太宗遂得進議焉易見龍  
在龍田見尚時隋言高祖初不從也  
秦王撥亂安一劍

搃兵符

趙云秦王太宗也言太宗之決意也漢書高祖  
撥亂反正又曰提三赤劍取天下者朕也兵符

銅虎竹

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

汾晉唐公故鄉喻若  
漢祖之豐沛也言唐

使符

公起自汾晉卒

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

宋臣指劉裴  
漢以蕭曹為

能疎滅暴隋

宗臣所以比之也廟食是配享於廟梁疎云大丈夫生

當封侯死當廟食而云後祀何疎蕪則其家祭祀自至

於疎蕪蓋以子

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

孫之不顯達也

個儻汗血駒

建封劉文靜外孫個儻言有不羈之才  
趙云個儻汗血皆出前漢禮樂志元狩三

年馬生渥注水中作云太一汎天馬下露赤汗珠流赭  
志傲儻精機奇汗注曰大宛馬汗血汗血露濡也師云

劉文靜傳自  
言系出彭城  
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作

問緒業餘  
趙云長沙潭州時公在潭州與  
乃吾故人子

童州聯居諸  
趙云史此吾故人之子也詩總角州兮詩  
曰居月諸相從之久自童非詩已與聯曰

月  
也揮手灑哀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

呂家派太史公論六家指要云名家儉而善失真然其  
控名實不可不察史云自與駕胎不同風神自異師云

謝安見王衍  
曰風神大秀  
范雲堪晚交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潮

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  
趙云此六句通義  
蓋言若遲范雲者

則堪託晚交若得山濤者則嵇紹雖喪父而不孤於此  
既為幕客而主人不禮之故如鯨魚之去落潮矣得無  
激昂慟哭欲有陳于朝廷而又有與主人絕之書乎浪  
書范雲初與高祖遇于齊竟陵王子良邸又接里間高  
祖受禪雲常侍撫高祖謂臨川王宏等曰我與范尚書  
少親善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草汝宜代我呼  
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  
雲好節常奇尊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曠善曠  
亡于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咄咄則如范  
雲者堪託晚交矣嵇康又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為其  
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則如山濤者而後孤為可託按  
建封傳字本立澄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少喜文章能辨  
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季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  
問殘掠鄉縣代宗召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偕封建  
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心間譬禍福一  
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則建封之材可見矣



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滑道兵曹參軍不  
樂戰輒去則所謂擇材征南幕落為鯨魚者乎征南將  
將軍號也杜預為征南將軍韋之晉在湖南當時必有  
征南之事矣其入幕也初以擇材而用忽而不樂職罷  
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蛟蠓鯨魚  
以此建封之大力賈誼與故原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  
能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能同將制于蛟蠓  
如鯨魚之回轉而去矣于是載感賈生慟則陳策于朝  
廷賈誼言于帝有痛民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三故  
也樂毅為燕伐趙燕惠王疑之使騎劫代毅毅畏誅遂  
降趙惠王遺毅書且謝之毅亦報書焉夏侯玄見其書  
以為知機合道以禮終始復聞樂毅書則言建封與其  
主人絕也樂毅絕燕乃諸侯事可使矣詳未此六句豈  
韋之晉與建封之內外兩族有事契而不能終始之也

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

一作

稅駕大廈傾且

扶

趙云傳主憂臣辱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兩句言國步如此危建封之必往也故繼之以舊丘復執駕大

厦傾宜扶言既罷幕府無使只歸止息於舊丘也鮑照結客少年行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李斯吾安所稅駕哉傾宜扶即孔子所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扶焉用使相傳大厦將傾非一本之支摘取參合而為句也君

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

管仲堵葛亮世所須也

雖當霰雪嚴未覺

枯栢枯

馬貢杻榦枯栢

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

功業竟如何

十洲記言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波曰碧海

趙云管仲之于齊威諸葛亮至

於劉先主君臣相契蓋皆定分也賢者之達聖主豈足惟哉又以勉建封之行矣枯栢言建封之材當霜霰而不枯乃孔子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之意詩如彼雨雪先集雄震漢武帝制策講問高議久矣莊子載孔子之語

盜跖曰聞將軍高義雲臺漢之南宮雲臺度信哀王南賦  
有云雲臺仗則天子每在雲臺矣如建武三年光武聞  
馮魴有方略微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又顧秉瑜諸臣之  
功盡于雲臺高義之在雲臺言聲名上達也或曰言其  
可謂雲臺之棟梁與下句斯爲望天衢則以駿馬比之  
可以致遠也文選飛翼天衢公於賀沈八丈東美除膳  
部員外郎律詩云天路奔騏驎雲臺引棟梁即此之謂  
是不然何則今公正言高義在于雲臺豈有棟梁之意  
乎惟其高義遠之雲臺所以望天衢而斯鳴于義自通  
矣不在泥公別詩句之相犯也羽人神仙也以其飛騰  
如有羽毛也楚辭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柳謝靈  
運入麻源第三谷詩羽人絕髻歸丹丘徒空筌則始用  
羽人字於詩也碧海東方朔十洲記東有碧海廣狹浩  
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若正作碧水掃碧海以言其無一  
塵一芥之汗也蓋澄清天下之譬  
乎以建封為羽人其所望之深矣

人日寄杜二拾遺

趙云高適州適於肅宗時以陳琨大夫除陽州都督天府

長史李輔國數短毀之下除太子詹事丞  
蜀亂出為彭州刺史又遷蜀州而新唐史通

傳云出為蜀彭刺史  
先蜀而後彭琨矣

人日題詩寄草堂

草堂公所  
結于浣花

遙憐故人思故鄉

趙云人  
日字東

方朔占書也歲之八日一鶚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  
七人八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項羽見秦皆以  
燒殘又懷思東歸曰需青  
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

空斷腸

趙云兩句所以思故鄉也夫梅柳觸處有之而  
思故鄉則思其時之事矣梁簡文帝春日詩云桃

含可憐紫柳發斷腸青柳下  
思見而梅空斷腸亦此意也

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

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

一作北

日知何處

趙云

身在南蕃指蜀州於國為南蕃傳有稱為北蕃也史有  
竊為東蕃指蜀州之例也豈當成都改為南京而蜀州  
在成都之南故為南蕃乎百憂千慮合使兩出詩羅此  
百憂傳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古詩上有長相憶下有加  
食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與一作老風塵龍鍾還忝

三千石

任蜀州刺史

魏爾東西南北人

杜公前有詩曰南也東南西北人謝安高

卧東山趙云一卧東山高君自言也通渤海人少落  
魏不治生事客梁宋間杜公又有詩云昔者與高李晚  
登單公臺高為高適李為李白單父在齊則適又游齊  
今云東山者豈皆在長安之東乎則將好讀書擊劍又  
項羽傳初學書不成去學劍後人言書劍所以為千錫  
之具風塵古人或止以言塵埃陸士衡云京落多風塵

是也或以言兵塵顧之推云風塵時天起是也今此以  
言兵塵矣豈知書叙老風塵則言所學書叙豈知其徒  
老於兵戈之際耶舊本正作與風塵說者以為外東山  
三十春所以不復知有書叙之用且不知有風塵之變  
此說費力矣老風塵又所以引末句之言蓋初以書叙  
從事而至老却連風塵照雖龍鍾而還為太守有媿於  
杜公為東西南北之人也孔子曰邱也東西南北之人  
也則以孔子居聘比杜公矣琴操載卞和怨歌曰空山  
歔歔涕龍鍾周王褒與周弘讓書曰援筆攬紙龍鍾橫  
集則皆以為涕淚之貌大率不能收斂之意故韓退之  
之言孟郊亦曰白首誇龍鍾蘇鵠演義云龍鍾不易域  
不勉舉之貌如盤髮拉搭之類二千石漢刺史之秩通  
初為彭州今為蜀州  
所以謂之還泰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  
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  
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  
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瑞與昭州敬使  
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厯五年正月二十一  
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趙云所云枉詩其  
枉字謝靈運酬從

弟處連云傾想過嘉音果枉濟江篇  
故公又云昨枉霞上作亦此枉字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

一作明

迸淚幽吟事如作嗚呼壯士多慷慨合當高名動

寥廓

趙云傅咸贈崔伏詩人之好我贈我清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散帙問所知洞蕭賦云蕭索合番注言重沓也韓信傳信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新壯士慷慨字高祖紀上乃起舞慷慨傷懷嗚呼壯士多慷慨合當高名動寥廓言高君有慷慨之節飛動之名也師云謝靈運詩曰散帙有餘清度

關詩曰高士苦幽吟

張潛詩曰壯士自慷慨

歎我懷

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

師云小雅代木云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顏延之曰愧

乏匡君之大略

錦里春先空爛漫瑤墀侍臣已冥冥

時適己亡 瀟湘

永國旁裔黿鄩杜秋天失鵬鶚

趙云上句謂高君歎我而悽悽所以有人曰之



寄斯謂求友篇也詩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下句對時而感其志鬱不得伸其匡君之謀略泰二千石而已斯為匡君之略不伸也前漢高祖紀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錦里春光空爛漫序所謂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曰相憶見寄詩今於正月二十一日方和所以嘆言成都詩景一句也錦里言成都山川景物錯雜如錦故以謂之錦里也瑤輝侍臣已冥冥則適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乃天子玉輝之從臣今追言其死而冥冥也滿湘水國傍臺臺公今和詩之地在潭州故言郭杜秋天失鵬鵬則久離長安每當秋時不見郭杜間縱放鵬鵠之樂郭杜屬長安郭邑杜陵也鵬鵠以秋天而尤健公又嘗曰鵬鵠在秋天

東西南北更堪

論自首扁舟病獨存獨拱北辰經寇盜欲傾東海洗乾

坤

趙云上兩句答高君所謂魏爾東西南北人之句且言其扁舟在海也北辰以言天子之居而為寇盜所

纏繞不得去也此又指言吐蕃矣蓋三年寇靈州及卯  
州四年冬又寇靈州也於是欲傾東海一洗乾坤矣公  
又嘗云安得壯士挽天  
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邊塞西蕃最先斥衣冠南渡多

崩奔

西蕃土蕃也充斥猶縱橫崩奔避亂也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

覓王門

趙云上句指言吐蕃左傳盜賊充斥次句則公之扁舟儘欲南下亦是矣晉元帝渡江衣冠皆

南渡悲帝子則公在潭州故用潭州事以為悲馬屈原九歌湘夫人篇帝子降弓北渚帝子謂堯女也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於湘水之渚是為湘靈而曰湘靈鼓瑟者曲江賦有此句而承用之世傳以為然也為引下句思漢中王瑀故因用潭州所悲之事以先之鄒陽與梁孝王書何王之門而不可曳長裾乎今以不見漢中王故云

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

誰能

一云鄰家

亂愁思

薛云後漢馬融傳有雅客含逆旅吹笛融去京師適年暫聞甚悲而樂之

遂作長

昭州詞翰與招魂

趙云上兩句以稱美漢中王蓋曹植魏之陳留王也最能

笛賦

文章於文章言波瀾公嘗論詩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劉安漢之淮南王也與八公著書言神仙之事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兩句可見漢中王必能文而好道術也末句必言長留又以追思高蜀州而及之向子期作思舊賦以思嵇康序云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今言吹長笛者是誰乃能亂我愁思乎方追思高蜀州聞笛而愁思將散亂之間憑伏歎昭州與昭其魂也宋玉憫屈原文離索作詞以招之命曰招魂舊本一作長笛鄰家亂愁思鄰家字雖是本出康而用字偏實不如推能字之宛轉也詞翰是兩字世說注云辭翰清

新則有摯虞之妙公詩又曰詞翰兩如神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  
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與江浦忽訪老夫舟楫  
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力才素壯  
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

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

倒於蘇至矣

趙云謝靈運詩拙疾相倚簿還得  
靜者便肩輿轎也王子敬乘平肩

輿敬入顧辟疆之園殷殷詩殷其雷是也此  
序云賦八韻記異而詩止有七韻不知是八  
字之誤或詩脫一韻  
也然詩意則貫耳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趙云

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蘇氏今有之言蘇漢亦不交州府黃初魏文帝也年號文帝為魏太子當後漢建安末在鄴宮七子從之游皆能詩如謝靈運江文通至皆擬其作則其詩之善可知矣突過言蘇漢新作如建安七子

乾坤幾

一作泊

反覆揚馬宜同時

趙云言當

時有兵革之事幸天下不至傾覆也幾者危之之辭揚雄馬相如漢武帝聞揚得意誦相如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賦上驚嘆而召之言美蘇之文辭如二公雖當兵亂之際幸天下不至於傾覆則天子宜得如揚馬者與之同時而召見也東觀漢記王舟謂陳遵曰俱遭世及覆唯我二人為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

前漢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產草

九莖連葉今比漢詩如房芝可茹也

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

生一作添趙云余

髮喜變白而為黑以聞其詩之故

昨夜舟火滅

一作接

湘娥簾外悲百靈

未敢散風破

一作波

寒江遲

趙云湘娥悲百靈未敢散皆以聞其詩而然也公在潭州故

使潭州事湘娥所謂帝鼓瑟之湘靈也宗慤曰願東長風破萬里波破作波非

送重表姪王侁評事使南海

趙云以曾老姑言之至公則四世也

以高祖母言之至王侁則五世也故公視王侁為重表姪矣殊一作殊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

趙云此潘安仁所謂爾親爾伊姑我父惟舅之勢也

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趙云尚書王琬也正觀十年拜禮部尚書西清詩話辨唐書王

珪傳所載珪微時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初具

酒食歡盡曰喜曰二客公輔才女貴不疑今觀此詩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一說謂珪之祖僧辯為梁太尉尚

書令則知珪之母杜氏為其婦也西清詩話非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趙云房元

齡杜如晦於王珪同學於文中子則俱交友可長者來知矣唐書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

在門荒年自餬口陳平門多長者車隱公十一年傳餬其口於四方家貧無供

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恹鬢髮空

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髻鬢市鬻充杯酒趙云翦髮言其好客未必實事

時使晉陶侃母嘗翦髮具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食廷賓客事以形容之也

伺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

此言房杜公見上注

次問最少年虬

髯十八九

虬髯言太宋

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云風雲

合龍虎一吟吼

趙云風雲龍虎則易雲從龍風從虎也

願展大夫雄得辭

兒女醜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

古注為援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趙云

洪龜父云老杜送表姪王評事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從頭如此取說都已無意其後忽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再論其事他人更不敢如此道也其說是然上言虬髯則王殊毋所見之辭此言秦王云時在座之辭蓋秦王太宗也所以引下句尚書踐台斗之事龜父不省也西清詩話云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史缺文而繆誤獨必履載

及乎貞觀初尚書踐石斗

正觀中珪以侍中輔



政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

夫人以命婦預輔政

六宮師柔順法

則化妃后

易坤卦柔順利正

至尊均嫂叔盛世垂不朽

漢路溫舒疏至

尊與天合符魏文帝與吳質書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為不朽矣

鳳鵠無凡毛五色非

爾曹

趙云鳳鵠指尚書之子也鳳言鵠者古有鳳將鵠之曲言毛者南史謝超宗靈運孫鳳之子超宗作

股淑儀珠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五色則傳戴天老之鳳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圖

非爾曹則因非敗王許事也以言非爾而誰晉陸雲字士龍幼時吳尚書問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

是鳳往者胡作逆乾坤涕嗽嗽

安祿山亂也

趙云嗽教韻書衆口愁也祖出

詩哀鳴

吾客在

一作左

馮翊爾家同遁逃

趙云左馮翊同州也公避寇同

州其事顯矣

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

趙云公困於徒之步塊然在蓬蒿中矣也

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劉越石曰塊然獨坐

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

趙云王許事見

公之逗留不進而生熱腸逗留不進四字出後漢書顧氏家訓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腹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謂節文爾今云自下所騎馬右持

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

公自注云昔鄴下童謡曰青青御路楊白

馬紫遊韁右注公言避亂日輟白馬載我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趙云紫遊韁則公自注已明公於此係第

二次使紫遊韁而使自注亦猶第二次使昏雅而始苟自注引何遜詩者矣次公於句法義例論之為詳

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

懷輟馬之恩度信愁賦曰誰知一寸心

亂離又聚

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

趙云公言在潭州谿於江

故為水花所笑青草隨青袍以言王評事往南海也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

師云阮紹泛西池詩白首

登畫舫反慮水花笑水花水芝皆蓮也

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

陽傳南汎上龍舳

趙云古詩先據要路津節制收英髦言南海節度使幕中要賢材也漢陽

今之漢陽軍也傳張戀切郵馬之謂漢高祖紀所謂東傳是已古注為傳車也如今之東驛灕呂江切廣雅云

南人呼灕為灕韓退之所謂灕頭灕是已舳則釋名云舳三百斛曰舳自漢陽而往故曰北驅漢陽傳其往也

以有使南海之役故曰南汎上龍舳

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

見垣赫舊家聲注言

能自振立不令委墜趙云太史公言李陵賴其家聲老子曰利器不可以示人虞翻曰不達錯節盤根何以

知利 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 番禺縣名 趙云番禺二山名在廣州親賢領則

必宋室之 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 杜補遺言廣州李大夫盧則盧與宋

子為節度 則宋璟所以比李大夫唐舊史與為南海太守南海郡

利兼水陸珠寶山積劉巨麟彭果相繼為太守五府節

度皆坐職死及後其任貪吏敏迹人用安之又云自開

元四十年廣府節度使清白者四裴仲先李朝隱宋璟

及盧與元所以比李大夫於盧宋謂之出則又出其上

也寶貝休脂膏謂廉潔而不污於貨利也昔漢孔舊清

潔身處膏脂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 趙云廣南有漢洞蠻其長謂之

而未嘗自潤 洞主降接武降戶江切禮記堂上接武言相繼而降也

杜補遺番禺雜錄番禺遠國運寶貨非舶不可割恂

市舶錄獨檣船深五十餘肘三木船深一百餘肘

肘者西域以為度也船總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 我欲

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萬洪開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至廣州刺史鄧洪留乃止羅浮山

鍊安能陷冀土有志乘鯨鼉

趙云鯨海中大魚也鼉巨鼉也列子所謂載五山者

神仙琴者有騎鯨之事則鯨鼉為可乘尤可知也見李白騎鯨魚注左氏況珠玉乎寶冀土也或騰鸞

騰天聊作鶴鳴皋

注淹別賦駕鶴上漢騰鸞騰天趙云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聊作鶴

鳴皋則今之詩聊如鶴鳴也

### 詠懷二首

趙云此公自潭而往非特止於衡蓋欲復而往矣何以言之第一篇曰夜

看鄴城回首氣凌龍池第二篇曰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又曰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又曰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又有云風濤上春沙則二月離潭而上尤明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

趙云列子載孔子遊於太山樂敗期行乎郊之野鼓琴而

歌孔子問曰先生所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振裾吾既已九十矣是三樂也莊子天機不張注不靈也又曰嗜欲深者天機淺

未達善一人得志行所為

孟子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又曰得志行乎中國又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嗟余竟轍軻將老蓬艱

危

趙云陸機嘆遊賊余時老而為客

胡鵠逼神寵逆節同所歸

胡鵠安史也逼

神寵陷長安也老子曰老下神寵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趙云逆節同所歸則言所從其為日為將者也許靖與曹公書及下身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也

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

帝

安史亂河洛之間格鬪尤甚故云  
化為血公卿奔竄故帝於草間也

西京復陷沒翠蓋

蒙塵飛

趙云西京長安也復陷沒則對河洛化為血之辭  
故言復言以其先陷河北又陷東京於此又陷

西京也翠蓋天子之車蓋宋王斌翠為蓋蒙塵天子出狩也左傳蒙塵于外正指言明皇舊注謂吐蕃陷京師天子幸決自是代宗廣德元年事下又言  
兩宮蓋指明皇與肅宗尤明舊注誤矣

萬姓悲赤子

兩宮棄紫微

趙云兩宮明皇肅宗紫微蓋言帝座

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

非

趙云自天寶十四載祿山亂至今大曆五年凡十六年故得以向二紀為稱姦雄多是非則其間有尊君

者有跋扈者斯為多是非矣

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

趙云再樹立方言代宗也

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趙云大曆五年吐蕃之兵未息故也唐志授屯田以益軍

儲又晉天文志背鵬明則軍儲盈注儲積也  
孟子曰有司莫以告書茲用不犯子有司  
高賢迫形

勢豈暇相扶持

趙云迫子用兵之刑勢也孟子疾病相扶持又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疲

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

趙云疲茶公自言也莊子茶言疲役今公言其疲勞困苦之身雖有

良策方在流落棲屑間無所施展也注却云言上下顧忌無所施為錯矣

先王實罪已愁

痛正為茲

左傳云高湯罪己其與也勃然愁痛字如漢武下哀痛之語

歲月不我與

蹉跎病於斯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

趙云歲月不我與即論語歲不

我與公嘆其蹉跎疾病而不得進用以賢劍蛟龍自比也鄴城事見紫氣衝牛牛注下句見蛟龍得雲雨注

齒髮以自料意深陳苦詞

趙云言自料其齒落髮脫但意深詞苦為不能自己耳



又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

趙云

時身尚在衡州欲往而懷嘆也桂水出會稽禹崩之地蒼梧舜葬之所以言聖遠益愁慕也

潛魚不

銜鉤走鹿無反顧

趙云益以自譬詩魚潛淵或在于渚左傳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鉤

而走險急何能擇

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趙云皦皦蓋有如皦曰之皦言幽曠

心目分明也而乃拳拳屈身全生此所以異乎素矣

衣食相拘閔朋知限流寓

趙云

附靈運詩再與朋知辭又擬王粲詩序家本秦州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多情

風濤上春沙

千里浸江樹

趙云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還詩雲中辨江樹

逆行少吉日時節

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

趙云任塵埃則言其居止之處井與竈不

沒不費所以塵埃

牽纏加老病璫細隘俗務萬古同死生胡為

足名數

趙云言貴賤幸夭同一死生胡為足名數自弔其困於形名度數不敢踰越也

多憂汙

桃源拙計泥銅柱

桃源見欽問桃花宿注趙云桃源在今鼎州陶淵明集載之甚詳多憂

而往則亦汙之矣銅柱後漢馬伏波所建於愛州西南角之極處按寰宇記愛州九真郡有銅柱馬援以表封疆為公幹為刺史欲權錫貨之人曰使君果環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訴之都督韓約約移書辱之而止今公詩云拙計而泥未辭災瘴毒擺落跋涉懼

趙云兩句通義言未得遂

辭去災瘴之毒與未停息跋山涉水之恐懼

虎狼窺中原焉得所厯住

師云徐庶

日今虎狼輩窺視中原不可不備 趙云張孟陽詩賊盜如豺虎令云虎狼窺中原此大厯五年詩四年十一月吐蕃方寇靈州常謀光擊敗之然窺中原之意蓋未已也公死於是年其歲在庚戌其後大厯八年歲在癸丑十月吐蕃又寇涇州則當公之未死時雖不見其為寇之地而猶有窺中原之意矣公詩又嘗曰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盜賊莫相侵則吐蕃為盜賊今言其有窺中原之意故其所經歷不可為久住計也 葛洪

及許靖避世常此路

趙云晉書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錄丹以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

令洪遂將子姪俱行乃止羅浮山鍊丹此洪南行申此路之證也三國志蜀書許靖字文休漢靈帝時為御史中丞避董卓之誅走至交趾後以割璋所招入蜀仕先主親王朗嘗與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望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此許靖 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騫 楊雅曰南行亦由此路也 方其有

事則聖賢馳羸瘠且何如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懣稽  
驚而不足也

留篙師怒

篙師舟人也

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

選文主虛海賦候動

風揭百尺維長銷挂帆席人  
運往謂張帆待高風而行

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

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祝融掌地多神仙所居老人星在南極趙云祝融神名

南為祝融之地晉志老人一星在狹南一曰南極秋分旦見于丙春分夕见于丁茅君內傳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之洞周四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浮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神仙所居斯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游當羅行親浮杖屨展衰步則欲南往為南方祝融之客也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五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六至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江德量

謄錄監生臣王晉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六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

蘇色拜中郎將校書東觀

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書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多謬

其之邑乃自書冊於碑便工刻立於太學門外兩京記

觀中得蘇色石經  
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言能鍛

趙以成一家之書也辭云莊子云皆在鑪錘之間耳  
趙云南史王僧虔論書云筆力驚異又云極有筆力

破字見荀篇注莊子遊月恢恢然有餘地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蟲屬韓擇木

蔡有鄰善八分書

杜補遺張平子西都賦綴以二華

巨靈蟲屬注蟲屬作力之兒蟲平秘切蟲許儻切趙

云公前篇李潮八分歌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  
開元已未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是已

玄宗

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明皇即  
擇木嘗

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杜補遺言明皇精妙於此

書也書苑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草草豐茂英特初張

說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  
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

傳

三人並入直

韓蔡顧  
三人

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

工小字分目示諸王鈞深法更秘

顧文學八分外尤能  
小字趙云易鈞深



致遠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文選鮑明遠詠史詩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追

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

揚馬間視我如揚雄司馬相如趙云浩蕩長安醉醉而謂之浩蕩言醉之放肆也間字蓋如李孟之

間伯仲之間者言當二子之中也白首不相棄驂駟入窮巷必脫黃金

轡潘岳詩白首同所歸趙云顧君騎馬來相訪必脫轡留之馬謂之驂駟轡謂之黃金侈言其富貴也

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

者玉柯人誰是青雲器玉柯鳴珂也謂馬飾杜祐遺神農本草珂貝類大如鯨皮黃

黑而骨白以為馬飾生南海吳郡賦致遠流離與珂玳玳老鵬所化以裁制刻若馬勒者謂之珂玳珂之璞

也成遂成二音廣韻曰珂成音戊劉望曰老鵬所化出  
日南通典曰老鵬入海為成可哉作勒謂之珂兩說有  
異未知孰是晉阮咸字仲容性任達不拘細節顏延年  
五名詠仲容青雲器實粟生人秀

趙云進暮楚詞傷

美人之遲暮故大墜左傳

才盡傷形體

一作骸齊書江淹夢得

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

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後夢人稱郭璞取之自後為詩  
絕無美句時人以為才盡又任昉字彥昇以文章見稱  
當時無輩時人稱任筆沈詩昉聞以為病晚節最好詩  
欲以傾沈用事屬辭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  
鑿於是有人才盡之談矣又鮑照字明遠又辭瞻遠文帝  
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咸  
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趙云傷形

體傷其老病也莊子墮爾形體

病渴汙官位

司馬相如病渴

李尋久行玉堂之署

趙云公適有此病

故舊獨依然時危話顛躓我甘多

病老子員憂出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

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帶蛟鼉好為崇

後漢方術王喬傳吏人祈

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

況魚水賊繁時戒風颭駛崩騰戎馬

際

晉史臣曰邵季郭魏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

往往殺長吏

前漢陳勝傳於是諸

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

子干東諸侯

左傳成十六年卻耳將新軍且為公族夫

夫以主

勸勉防縱恣邪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

趙云顏色少稱

東諸侯遂稱音去聲稱意而通遂也衆多衆人也郭陽云衆多之口苦辛遊詩坎珂長苦辛殺長吏則正言湖南兵馬使賊圯殺其團練使崔灌遂據潭州反矣又云自子干東諸侯十四句則公贈人以言有補於時者書曰民為

邦本傳曰重賞之下有勇夫重罰之下有  
潛魚下兩句言當厚施予以恤民為本也請哀瘡痍深

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勤

恤民固應賢愚異不可一概苛急當存賢愚之用心  
趙云瘡痍者民困病之譬也前漢季

布傳方今創痍未瘳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謂之皇  
華使進德易君子進德修業歷試者歷試諸難言朝廷  
所遣使臣必擇賢者而不可以告之矣彼  
能惻隱誅求之情賢者固異於愚人矣烈士惡苟得

禮記曲禮臨  
財母苟得  
俊傑思自致  
趙云烈士俊傑皆以格言贈  
顧文學所以責望之深矣

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陸士衡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  
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

枝志士多苦心皆  
勉其自振立也

上水遣懷

趙云此洞庭湖上湘江往潭州也何以明之句云菖蒲清湘石逆行雜林

藪可見矣其上水也是春時何以明之公陪  
裴使君登岳陽樓近體詩曰春泥百草生則  
自洞庭上湘水乃春時矣此詩四段自我衷  
太平時至常如中風走十四句泛叙其衰病  
流落之態自一紀出西蜀至逆行雜林數十  
四句專叙其由蜀如楚之事自篙工密運巧  
至何事獨罕有八句因言孫升之神以起經  
濟之譬自蒼蒼衆色晚至吞聲混瑕垢八句  
專言行路之難有熊虎之虞  
亦因以警冠盜之充斥也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驅

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

趙云言盡室征行諸子止食粥而已童稚字後漢鄧禹傳父老

重椎重髮戴白滿其車下左傳許公曰寡人有弟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注餬粥也但遇新少年

少逢舊親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

動見老醜

言少年不相知但以老醜見欺而已李國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更無一宿儒

大人可顧問誠可嘆息也趙云言遇新少年每低顏

下色不敢介亢故人見之者亦知我以善誘為心目顏

洲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故人兩字申言舊親友者後

生血氣豪又以言新少年如此血氣字論語血氣方剛

老醜字倒用阮籍詩朝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傷世

為媚以年夕暮成醜老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傷世

薄也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趙云窮迫字倒用莊子迫窮禍患挫曩懷則挫其平生

之豪氣也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趙云公

則為風狂之人矣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自乾元

二年入蜀至大歷五年離蜀而在  
楚地乃南斗之分恰十二年矣  
孤舟亂春華暮莖依

蒲柳

暮莖暮年也顧悅曰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杜補遺北史韋世康與子弟書曰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

早揪梧風

冥冥九疑葬聖者骨亦朽蹉跎陶唐人鞭撻

日月久

陶唐堯氏其民無知焉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

名之曰九疑趙云聖者指虞舜也陶唐帝堯氏也蹉跎陶唐人則承舜葬之下言自陶唐以來特歲蹉跎天下之人遭鞭撻之苦其為日月也久矣蓋在國有誅求期會之急在民有乖爭陵犯之變斯所以致鞭撻也中

間屈原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冤蒲條猶在否

趙云屈則

屈原賈則賈誼屈以大夫上官靳尚之譖沉于汨羅賈以絳侯勃灌嬰之害溺于長沙皆眼前楚地之可弔者

也  
齒宰清湘石逆行離林藪篙工密還巧還巧操舟者矜其能也

趙云經清湘石而逆行則公在潭而往矣氣若酣杯酒謔謳互激遠回幹明

受授善知應觸類各藉顓脫手

顓脫喻敏捷幹者回動幹轉其船也趙云回

字則謝惠連詠牛女詩傾河易回幹明受授則船之首尾相呼以求水脉此之謂受授下四句所以起經濟之譬也易觸類而長之顓脫字起於毛遂云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顓脫而出非時其有未見而已古來經

濟才何事獨罕有

趙云欲求經濟天下者如操舟之妙何獨罕有乎蓋有才難之嘆矣經濟字

晉石苞傳景帝對宣帝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蒼蒼衆色

晚熊挂玄虵黃羅在樹顛正為羣虎守

趙云柳子厚云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乃此蒼蒼之義也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  
樹見人顛倒投地而下也柳子厚作熊說云虎畏熊  
畏虎虎畏熊觀公詩意以熊升樹而守虎明矣黃羅爾  
雅曰熊如熊黃白文為虎守為音于偽反若讀從為作  
之為則反是虎守熊矣師云梁蕭若靜詩至蛇  
孔古林蒼熊探窮巖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羸骸

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趙云詩顏之厚

矣江淹恨賦云莫不飲恨以吞聲也左傳國君含垢瑾瑜匿瑕

###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趙云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要磬折言其恭磬折者折腰如

磬也選詩云泛舟越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朱崖南海地名漢賈捐之罷擊

朱崖趙云朱崖海中之洲也賈捐之請罷擊者遠言之則以承南國之下也師云寰宇記潭州仙宮記曰

南岳記注丹崖南即仙人宮子美此詩乃湘州所作朱崖即謂此地作也如歌鼓秦人盆即非莊子之鼓盆子

美用事類如此舊注以罷朱崖甚非彼自在南海子美未嘗往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

操乘風而行爾雅回風為飄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薇女

鬻菜輸官曹趙云鬻市一作鬻菜非利涉即易云利涉大川大夫死百役暮返

空村號職役歛頻重也聞見事畧同刻剥及錐刀錐刀猶刻剥也左傳錐刀

之末趙云所聞所見皆似此應官曹之誅求也及錐刀非止取其大者雖錐刀瑣末猶及之貴人豈

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誅求不一喪亂紛嗷嗷奈何

點吏徒漁奪成逋逃

漁如漁獵然不以法也人豈不仁視汝如蕭蒿兩句通義

趙云貴

言為貴人者豈是不仁而以茅蒿視汝等耶其索錢多門戶者時喪亂之故所以使嗷嗷紛然之多也就此索錢之中更有點吏者以漁奪為事而成就民之逃竄矣 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繢袍

語衣敝繢袍趙云花時可以單衣而甘繢袍則所以得遂生理勝於逋逃之民也

解遣

趙注一作解憂東坡先生云減米散同舟至拳拳期勿替杜甫詩國無敵然自致遠

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謫世人雷同不復識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東坡之說如此然公之意亦以藉衆力而濟險猶資百慮而持危者矣故曰理可廣也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

雲濤

盤灘石極為險阻，裹力言得其助。趙云：此言雲濤之間，盤轉未出，乃方言謂之盤灘者乎？舊注恐只是臆度，而附會其說。且觀詩句：首云「域米散同舟，則域舟中之米而散與同舟之人，乃所以謝其用力也」；謝其用力，豈不以盤灘之故耶？蔡琬關山阻修兮，行路難都鑒，值永嘉喪亂，鄉人共餉之，公常攜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因以君之賢欲共濟。」呀坑一作帆，瞥眼過趙云：呀坑如君爾，恐不能有所存。飛檣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也。一作呀帆則無義。

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趙云：無蒂字班

孟堅答賓戲云：上無所蒂，下無所根，致遠恐泥。論語全句：百慮與拳拳出易百慮而一致，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勿替，出詩勿替引之。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敢不擊

暴飄

風也 師云江通賦賓從告勞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回

趙云莊子曰泛乎若不繫之舟風而不繫則流蕩矣

言無

塘澹暮色日沒衆星曄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

光也 趙云詩 曄彼小星 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

以世亂故是 患少而窮途

多俊異也 趙云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少於民 而亂世少蒙其恩惠即非是亂世少恩惠以致俊異之

窮舊 注非 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

繫 聖人作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象皆示於彖繫 趙 云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斯文之中以憂患之餘而垂  
世者易也彙纂之間可見矣

###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

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網罟先王

所以養民也而後人反以為業賦歛所以平民也而後  
人反以害民趙云詩行邁靡靡有期程者期日之行  
程也舊本潛魚亦獨驚師民瞻本作何獨驚是蓋言鳥  
數數出求食所以自飽魚既潛而猶驚所以求安而小  
民利之羅網其鳥罟罟其魚害物之生成此公所以反  
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故  
公云爾此直因眼前所  
見而言之舊注非是

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

未揖讓崩迫聞其情

以千戈未寧故前迫而情偏日開趙云碧藻非不茂又是眼前所

見以為可留連玩愛之物而迫於高帆之征也梁劉孝威渡吉陽洲詩幸恩榜人唱聊望高帆開崩迫聞其情則聞放其情懷於終日征行之間也舊注穿鑿

###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

南岳衡山也湘流湘江也趙云酈道元注水經云湘水

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經謂之岵嶇山為南岳也又云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相轉望衡九和回今公詩言南岳近而繼以湘流深則此之謂矣

風引桂楫

趙云梁元帝烏栖曲云沙棠作船桂為楫夜渡江南採蓮葉

春日漲零岑

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

楓木名趙云阮籍詠懷詩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趙云

白魚儼魚也儼音條乃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而  
莊子曰儼魚出遊從容者也崔豹古今注曰白魚小好  
群遊浮水上名曰白萍惟其小而羣則密網之所取無  
遺斯所以為困也對黃鳥喧嘉音則詩所謂睨晚黃鳥  
戰好其音者白魚以羣而小困於密網物之所以塞者  
也黃鳥以和風春日之際而嘉音喧然物之所以通者  
也物之通塞雖敏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則  
隱其困塞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完餘不盡

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傷時無君子  
獨開襟而已

趙云於此有酒可飲有琴可玩而思聖賢兩皆寂  
寞無與言者則亦獨開襟而自適耳無聲琴即陶淵明



有琴而無絃也九歌曰日眇眇而愁于王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無聲字蓋禮記所謂無聲之樂

### 次空靈岸

汭汭通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

靈霞石峻楓枯

一作枯

隱奔峭

師云張載賦霞石巖落古詩峻嶺極奔峭趙云謝靈

運七里瀨詩云晨積展遊眺又徒旅苦奔峭李善注云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謂楓枯之木遮

隱欲奔之峭岸間耳光武謂耿弇曰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王行謂王澄曰誠不如卿落落穆

穆然也石勒曰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楊子雲長楊賦汭汭沸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

偏照

為山嶺障圓故偏照也

可使營吾居

左傳使營菟裘吾將老矣

終焉託長

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

迴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

長嘯字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邀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

長嘯趙

云兵戈前漢疾太子贊正息兵戈而度信周

齊王碑序云夏官以兵戈為主野謀七德嚮者留遺恨

恥為達人誚豈公前日經此而不能久住故有遺恨之

留懷達者所謂之恥故今則雖止水矣仍回帆以觀里

賞玩之遷延而領佳處之要也司馬相如傳邊關益斥

南至牂柯為徼張揖注曰徼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

師云潘尼詩回帆轉

高岸歷日得延賞

###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本夕得花石戍

空靈在歸州花石戍屬峽州鮑云唐志潭州有花石戍

舊注非是 薛云右接歸州圖經空船峽東西四十里在峽州夷陵縣界十道志歸有空船峽空靈當作空船

趙云自上水遺懷而下古詩一一白是上水詩分明空靈峽花石成雖不可考其地要之皆上湘水耳舊注輒云空靈峽在歸州花石成在峽州非特乖戾公經行之地而却是下水矣宜得前云注注進素浪乎 岸

疏開闢水本雜今古樹水一作山自白狗峽至空靈山石皆開闢之峽趙云開闢

水字吳王嘗見呂岱說步騭言北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之乎疏字則又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之疏也一作開闢山則非特無出而於疏字無義孔稚圭詩草雜今古色

藏留冬夏雲故曰本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

氣候何迴互趙云上句言炎方之地蒸鬱在南風之中為盛次句言凡暑熱之日至日暮則須涼

今以炎方之地故春熱在西日暮而不息也下兩句宋玉九辨云皇天平分四時分獨悲此凜秋今公蓋言時方當春在他處亦豈有熱而今此地熱則於四序為回互矣海賦平蠻隔夷回互萬里也 茫茫天

造間

七本  
作地

理亂豈常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

不在村

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不安居也

野圃泉自注柴扉雖燕

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

女史之亂王命所及者吳

楚蜀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惻下情不上達也

趙

云治亂惟異數耳今公云理亂豈恒數蓋立為新說者也意以為在政之得失而已故下有柴扉雖燕沒農器尚牢固之句則公之意在於務農重穀矣山東今之河北杜牧云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所以指言燕

趙之地今言殘逆氣則以安史之亂雖已定而大厯三年六月兵馬使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猶有逆氣存焉吳楚之間知所尊王乃當時之事惟吳楚守王度故欲扣門而與之滅征賦也其中使繫舟則起於泛若不繫之舟杖策則太王杖策去邠又魯仲連杖策而入海罷人音疲周禮云以嘉石平罷民也柴扉范豸龍詩曰日暮欽柴扉農器則史云鑄鋤戟以為農器王度左傳云遵我王度

###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趙

云

易曰易一教而百慮孔子曰夫之未喪斯文也公之意以為有所求人必多為思慮然吾以斯文自任衆所共知而亦為吾病何也乃下句云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也蓋人以吾任斯文者多是朋友故舊今則故在也

虞欲見之自是  
駢馳頻併也

早行篙師急席挂風不正

席張席以為  
帆風不正不

順也  
趙云海賦曰掛帆席蓋以席為帆故

昔人戒垂

堂

傳曰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

今則奚奔命

杜云左傳一歲七奔命  
趙云方奔命於駢馳其與

垂堂之或不為異乎  
傳云罷於奔命也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快

鮑明遠  
構沙鬱

黃霧翻浪揚白鷗  
趙云張景陽詩  
云黑蛟躍重洲黑蛟躍亦此之類

煩促痺宣侵顏倚

睡未

一作  
運

醒

趙云張茂先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安有  
餘今言於此困於煩促豈是痺欲相侵乎

故推顏倚薄  
而睡未醒也

僕夫問鹽櫛暮顏醜青鏡

暮顏衰醜有愧  
於對鏡  
師云

謝靈運詩白  
髮愧青鏡

隨意簪葛巾

隋王胄詩云度  
草無人隨意綠

仰慚林花盛

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有謂

求於人也薇蕨餓首陽史記伯夷叔齊事栗馬資歷聘六國以栗馬資儀秦使之

聘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二柄謂采薇及歷聘也趙云一則餓以為高一則

聘以為榮此二柄也未知所適從故疑悞而不決矣此所以重自傷也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韓非子有二柄篇曰明王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雖言刑與德今公取享用耳

### 次晚州

參錯雲石稠雲石相互難也師云坡陀風濤壯坡陀沈約詩煙林雲石稠

之貌趙云謝靈運詩臨圻阻參錯晨二世晚洲適知賦云登坡陀之長坂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名秀色固異狀

言其狀不一也

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

水漲而船

所經者高也

趙云

張載論白猿玄豹藏於樞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則猿可謂之垂也梁臺騫詩澄潭

馬度鳥周度信和浮圖詩

惜猿度鳥驚

師云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度鳥驚

帙妨危沙折花當

即言擺浪有坊于散帙危沙相遇則折花相值皆絕身行之實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重運詩散帙問所知

羈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趙云承折花之下故暫爾愉悅也

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兵未解而得踈放以

不見用於世也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趙云

望岳

趙云岳者南岳衡山也按樂史寰宇記衡山在潭川之湘潭縣以其當翼軫度應機



衡也而王存九域志湘潭縣在州南一百六十里衡山應又在外矣今云望岳則將過湘潭而望之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

書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衡山釋山又云霍山為南岳衡

之與霍皆一山有兩名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名之斯不然矣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而大也應劭曰風俗通曰岳者稱考功德黜陟之故謂之岳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書望于山川注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故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趙云荊州記曰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下踞離宮攝伍火鄉赤帝館其巔祝融託其陽故號曰南岳今云配朱鳥者朱鳥南方之宿故也蓋井鬼柳星張翼軫七星在南方而井鬼為鵜首柳為鵜尾又曰鳥帑以上

七星總曰朱鳥前漢天文志曰南宮朱鳥權衡今南岳所以配朱鳥矣秋禮自百王秩則尚書咸秩無文之秩秋者等也等秩之禮其欽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

地之百靈

來久矣故云自百王

顏延年詩邑社總地靈

趙云江文通雜擬詩欽吸鶚

難悲注云猶俄頃也又謝眺松風賦云養風颭之欽吸

則翕忽之義故對洪洞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洪洞朗天

則言天地神光洪洞相通明朗於天地又洞簫賦風洪

洞而不絕地靈字祖出大戴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

禮有集地之靈爰方字出送

五岳皆載祀典趙云即書

巡狩何寂寥有冀今則亡

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

自戰國縱橫而巡守之禮亡矣虞舜五年一巡狩趙

云書舜典曰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故云語曰今也則

亡

泊吾隘世網行邁越滿湘

陸言世網所拘迫也行邁猶行役也趙云公言所

以行遠者以世綱臨窄故欲曠懷  
於江湖之上也詩云行邁靡靡  
渴日絕壁出漾舟清

光旁

趙云難逢日霽以望其峯於日如渴也蓋如渴而

芙蓉峯最為疎傑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又云紫蓋

峯者天明輒有一隻白鶴回翔其上則望日之如渴也

如此謝靈運詩曰辰策尋絕壁清光  
則日之清光也所謂清霽素朝者歟  
祝融五峯尊峯峯

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巖相望

祝融峯名也朱陵祝  
融紫蓋石菌芙蓉所

謂五峯也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長也趙云居衡山  
記其可稱者有芙蓉峯有紫蓋峯有石菌峯而韓退之  
詩曰紫蓋遲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則又有天柱  
峯祝融峯其為五峯矣舊注輒以朱陵字補之為峯名  
此乃荆川記云衡山朱陵之靈臺一句  
非言峯也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恭聞魏夫人羣

仙火翔翔

魏夫人與弟子言東嶽上真卿司命官等左二

十二真人坐西起南向東行太和靈壇上真太夫人右

十五女真人坐北起南行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即魏夫

人也杜補遺夫人諱華存字賢安晉司徒舒之女也幼

純讀書喜神仙其後四仙人降車從鮮盛夫人既與仙

者遊盡傳其秘術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三舊傳以謂夫

人實不死以杖代尸而升天扶桑大帝君授夫人青瓊

之板冊錄之文治南岳趙云周度信西

門酌廟詩曰恭聞正直祀良職佩章心

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

言為行邁拘限未收策杖而登崇岡

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姓

璧忍哀俗神其思降祥

吳都賦玉堂對雷名室相距注皆仙人所居也又云玉堂府主

所居也故有三歎之間謂世辭俗薄祀典闕而不舉欲  
贊之於帝崇牲璧則神必降祥於此矣趙云舊注引  
吳郡賦其說是又云玉堂府主所居自為惑亂矣既休  
玉堂由此往問府主自不相妨末句牲璧忌東俗則牲  
與璧之費哀俗不忍具之而  
府主忌費於東俗不中也

###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敬廣川  
羣公餞南伯肅肅秋初筵

餞謂

羣公相餞也南伯謂道州南邦也詩廣之初筵左右秋  
秩亦整肅貌趙云此篇鋪叙甚明白日照字楚詞云

青春受謝白日照羣公字楊雄羽  
職賦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鄙人奉末眷佩服自

早年末眷於裴有親也早年少  
年也已自佩服其德矣義均骨肉地懷抱慶所

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言宜以功業著盛名使無愧於高賢也無嬰於喪亂以變名節宜保之若金石之固子美以骨肉之義故其所

言及此也

趙云公自謙之辭言盛名與富貴事業兩

件皆無所取斯所以懸

規於高賢矣高賢指言裴端公

也金石謂保身之

意月舊法非是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

人作共

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鴈激萬

慮

促鴈言行鴈急促也

掩抑淚潺湲

重別而有所感也

熱雲焦燠黑缺月

未生天

九歌橫沅涕兮潺湲謝靈運朝遊窮黑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師云袁山松詩熱

雲泚空中

趙云馮衍答任武

白圓為我破

師云古樂府青青林

達書曰故不陳露怕昔之意

中竹可作白團扇又古詩達追搖白團以熱困於搖扇故曰為我破也

華燭蟠長煙

薛云按梁

元帝燭賦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

鵲鵲催明星

杜云鵲音

括鵲音蜀旦為禮記注求旦之鳥

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

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慧紫微無復俎豆事

旄頭明星也慧彗星紫微帝宮也胡星彗帝宮喻祿山亂

中原陷長安也世亂俎豆之事不講故云無復也

趙

云按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彗紫微則言其犯帝座也又曰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彗字在天文志與字俱為妖星之名雖別為一星而今  
云旄頭彗紫微則言胡星為妖也公詩又曰胡星一彗  
字是已此追言安史之亂也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慙

悴

蓋氏祖於戰爭不遑學  
校也詩云青青子衿

嗚呼已十年儒服繫于地

師注  
云庾

翼詩儒服  
一何繫

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歎得

文翁肆僊僊胄子行若舞風雲至

文翁為蜀郡守興建  
學校以教蜀人故風

俗大變可比齊魯僊僊整肅貌胄子謂元子以下至卿  
大夫子弟從學者若舞風雲而至也語曰風乎舞雩也  
趙云文翁諱字則揚子所謂書肆陶淵明所謂講肆  
也僊僊整肅貌胄子書曰命夔典樂教胄子也論語疏  
云雩者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虞為舞雩  
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



下也今云若舞風雲  
至則取其義而已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

雅才渙然立新意

周室借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棄乎蓋君若臣臣父

父子子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皆在是也雅才陸宰也新學資之而成爾趙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然雅才

指言陸宰也字則王充論衡自紀篇有云士貴雅才而慎與不用高據以顯達杜云前漢杜鄴子林清靜好古

有雅才又見湖廣傳注後漢高彪有雅才而納於言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世

而衡山能守建學校也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詩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也趙云毛曰闕閉也言無事而閉鄭氏箋云闕神也謂之神宮今舊宮闕倒用押韻且其義大率深闕之謂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何

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

學校者教化之所自也魯侯能修泮宮而淮夷攸服則其所以

折暴亂者何必三千之徒言文德足以服遠也

趙云

講堂字後漢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自講堂

至于里門非曩構則一新之也塗墍字書云惟其塗墍茨三千徒指言孔子之弟子也

林木在庭

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祀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髣髴

聞讀書之聲而樂也而樂彼殺伐之災在此特覺其髣髴而已

趙云言聞讀書聲

蓋讀書之氣勝之故也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

言

以文德易暴亂也

趙云以聞讀書聲而遲延故國之思

減衰顏自愁南紀字唐天文志云東徇徽嶺達甌閩中

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改波瀾亦以聞讀書聲而洗波瀾之氣故

西河共風味

史記子夏居西

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尚可記一

云記奇異采詩之官雖不可達載筆而記之可也趙

云兩句言采詩之官倦於跋山涉水之勞而不來采之則史官之載筆尚可記陸宰之美也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趙云左傳曰奉以周

旋罔敢失墜公言我今之高歌為君子者當勿失墜也詩凡百君子此亦以友于為兄弟以貽厥為子孫之比

具于凡百  
慎交綏解

### 入衡州

趙云此篇作五段鋪叙自兵革自久遠至寬猛性所將言兵戈興起雖無害於

帝王之興但將帥失律君臣含容以致天下節度各任其性之寬猛以召亂如下文也自

嗟彼苦節士至明徵天莽茫指言潭帥崔灌為別將戚玠所殺灌之苦潔其月裁制其下

之所致而傷福善明證之報不足憑也自銷  
冤避鋒藹至春容轉林望則叙其避難而走  
也自片帆在柳岸至蚊蚋馬能當叙其已得  
脫難入衛州而美衛帥之得人也自橋井舊  
地宅至鵬路觀翔翔叙其將往柳州  
寓居而終之以觀衛帥之懼用也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

古漢

唐法度未墜胡馬之亂徒猖狂爾趙云上兩句言兵  
革雖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興起其衰謝自看帝王之  
舉耳興衰乃興衰撥亂之謂也後漢光武為司隸校尉  
父老見之曰今日復見漢官儀今言唐之法度未改故  
以比之胡馬也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失律失法律  
也易曰失律  
言安史之兵也  
凶趙云似言哥舒翰之失潼關房琯之  
敗于陳濤斜九節度之敗于相州者也君臣忍瑕垢

河岳空金湯

言避難出城池不守也故空金湯左傳曰國若舍瑤瑤匿取言有所容也金謂

金城湯謂湯池也

趙云曰金城湯池言城如金之堅

池如湯之阻今以君相初合容姦逆不即誅戮故使河

岳之地雖是金城湯池

重鎮如割據

安史亂後天下裂為藩鎮賦不上供

失守而空自如之也

如割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

各自為政也

寬猛性所將

趙

於是天下節度稍自威重則如一方之割據苟或輕則絕其紀綱而不振矣以時言之軍州所在不一其體

以性言之為政寬猛不一其性苟昧於設施所以召亂矣

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

九辨云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趙云苦節指言崔灌也按新史以士行修謹聞大厯中為湖

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灌每以禮法繩之下多怨崔灌以苦節為政是昧圓枘不入方鑿之義而公

今句則言鑿宜圓矣乃於圓鑿而方之文異而寡妻從

為郡兀者安短牆凋樊惜邦本

惜民之彫樊也書曰民為邦本趙云言寡妻

平日遭擾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兀足者之安於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文王刑于寡妻

哀矜存

事常

趙云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不妄刑罰哀矜其人存事體之大常也其為士行修謹如

此

旌麾非其任

言非其人

府庫實過防

怯財實也

恕已獨在此

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

厚自奉養而不恤軍旅也趙云

灌之修謹既如上所云然於是委以旌麾則非其所任益為帥在寬猛道中施予不吝豈可過防於府庫之費乎苟自恕已則可獨在此矣而多憂其費務從減省徒增內傷而已於是偏裨則酒肉之儉卒伍則衣裳之單

遂以召亂如下文所云也三畧曰良將恕已而治人  
曾子建表云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  
元惡

迷是似聚謀洩康莊

薛云右按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杜補遺史記列傳曰

騶典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鄉衍之術以紀文於時齊王嘉之為開第康莊之衢趙云元惡指言臧玠灌既以禮法繩裁其下故有多怨玠與判官連吳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耶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灌皇遽走遇宮玠遂據潭州還是似言凶惡之人不識崔帥所為本由禮法而迷此之是似乃聚謀而洩發於康莊也詩是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  
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灌以似之

烈火發中夜高煙樵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

善理顛倒用徵天莽茫

九歌令沅湘兮無波阮籍曠野莽茫茫趙云流血降殃發烈

火分粟帛皆以言其亂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明  
微定係今以崔帥之謹潔由禮而被禍則福善之禮豈  
不顛倒明徵於  
天豈不莽茫乎  
銷寇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

遷延胝趼瘡

言避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間行也心痛  
悼喪亂如忍棘刺手足胝趼而成瘡趙云

江文通別賦云黯然銷魂唯別而已飛鏑字出遷累足  
行步驚恐之義漢書累足脅息豺狼字多矣如豺狼當  
道隱忍漢史云隱忍以就功名枳棘如枳棘非驚鳳所  
棲遷延左傳云遷延之役胝音張尼切列子云手足胼  
胝胝音吉典切莊子云百舍  
重趼胝與胝皆是足瘡之名  
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

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

幸於免  
患也

蕭條向水陸汨沒隨

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



腸

老而不可報主病而不可入朝故不免委身薄俗鬱鬱回剛腸而已趙云激昂字王章妻謂章曰今在

困厄不自激昂暮年字

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

謝靈運

魏武樂府云烈士暮年趙云謝靈運詩注謂所岸之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趙云謝靈運詩注謂所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參音七森切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疏云春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每一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今言其形之悠悠如鐘聲之春容未便盡也大曰洲小片帆左柳岸柳地通郭白渚竹木皆謂之林篁叢竹也

前衡陽

衡州也

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

櫓蟠城隍

杜補遺三代世表會旗亭下注市樓也立旗于上故名旗亭張衡西京賦廊開九市通闐

帶闐旗亭五重衛察百隧注旗亭市門樓魏都賦抗旗亭之屹薛櫓城上守禦望樓城隍池之無水者趙云

公意往柳故具片帆而言衡之左則柳岸衡在柳州之西北九域志郴州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七里則柳

在衡州之東南故云在柳岸衡陽即衡之倚郭縣故云通郭前衡陽也埤在經書音毗詩云政事一埤遠我晉

語秦賢和曰松柏不生埤注云下濕也而國語音云音卑又皮靡反今公所用乃側聲之音於此難講或云恐

是雲鳥陣字之誤公嘗云共說中有古刺史言其愛民摠戎雲鳥陣但於華表亦無說

之刺史盛才冠巖廊杜補遺顏延年游蘇山詩曰空食疲廊肆李善注廊嵒廊也朝廷所在也

文頴漢書注曰嵒廊殿下小屋扶藟待柱石獨坐飛趙云出武帝制曰舜遊嵒廊之上

風霜趙云刺史乃柱石之臣獨坐者御史也豈公後篇所注崔侍御誤者乎風霜則御史之任崔篆御史

歲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又蕪味道贈封御史詩云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飛元希聲贈皇甫侍御詩云肅子

風威嚴子  
霜質是已

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

公自言得侍刺史如間瓊樹然陸士

衡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注羽觴謂其置鳥羽於觴

以急飲也趙云如所謂蒹葭倚玉樹也晉書晉傳昔

周公城洛邑因流水而迅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張平子西都賦羽觴行而無算

無論再續

已是安蒼黃

趙云左傳趙縶從公

劇孟七國畏

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

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封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

之若一  
嚴國馬卿四賦良

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並載漢史傳

門闌蘇生在

蘇生侍御漢

勇銳白起強

趙云劇孟馬卿皆以比蘇

渙劇孟以比其豪馬卿以比其能文白起善用兵事秦昭王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門闌蘇生在公自

注云蘇生侍御渙則渙在崔公渙之幕  
問罪富形勢凱  
而其人勇銳用白起以此其可為將

歌縣否臧

宋章皆美刺史也趙云公於末篇自注云  
聞崔侍御渙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此

所謂問罪凱歌者乎富形勢則以兵之形勢精強也懸  
否臧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而懸闕則非否臧之凶矣

氛埃期必掃蚊蚋馬能當

趙云氛埃蚊蚋此臧玠也

橘井舊地宅仙

山引舟航

上句見橘井尚高審注下句見蓬萊如可到  
注杜田補遺桂陽列傳蘓耽種橘鑿井以救

時疫病者食橘飲水即愈趙云橘井在彬州神仙傳蘓  
耽將仙謂其母以庭前橘葉一片水一杯使病者以水

服橘葉病即愈斯可見其有宅矣仙山則指言蘓仙所  
仙之山按水經載耽既仙之後乘白馬而返其所鑿井

處世謂馬嶺山公謀欲往柳故云引舟航也舊注引蓬  
萊如可到之句則遂指仙山為東海中之三山矣非是

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

言親刺史之德而亡炎暑  
題云此又指言郴州矣公詩

有曰彬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是已舊注所言  
又却是猶說衡州刺史非是又無比德之意

諸舅剖

符近

言諸舅  
皆作郡

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

摠外家養

陳書江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明  
有至性舅蕭勵名重時尤所鍾愛愛常謂摠

曰爾操行殊異神彩英  
秀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謝安乘興長

謝安寓居會稽出  
則魚弋山水入則

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瀟谷悠  
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又與孫綽等汎海吟嘯自若放

情卽整每游賞必以妓女從也  
趙云公詩每以崔姓  
為舅剖符近則必有姓崔者為刺史矣豈崔侍御誤乎

頻繁者重疊也江摠則公自比其為崔  
氏之甥謝安則公自比其遊行之興

下流匪珠玉擇

木羞鸞凰

下流自言也言已非珍異然得所託也  
云論語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公又嫌其為

人特下流耳非是珠玉之珍也傳曰鳥則能擇木木豈  
能擇鳥史又曰窮猿投林何暇擇木公之意自謙言其  
不暇擇木非若鸞凰之非梧桐不棲故羞鸞凰也

我師嵇叔夜

恬靜寡欲含世  
垢匿瑕也

賢張子房

彼張勸

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寄居樂土當  
日觀刺史為

朝廷拔用也趙云師嵇叔夜則公自言其放曠頗散如  
嵇康世賢張之房公自有本注美張勸也謝靈運初去  
郡云促裝反柴荆樂土指柳州詩云適彼  
樂土鵬路則莊子所云九萬里者是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風細雨出踈籬影遭碧水潛勾引

趙云古樂府得命篇云豔花勾引落

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因癩傍舟撼

水光風力俱相怯

趙云庾信畫屏風詩水光連岸動劉孝儀渡吉陽州詩曰噪鼓揚風力

赤憎輕薄遮入懷

趙云赤憎方言也公嘗云輕薄桃花逐水流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

庾中花照眼遮之為言報也如遮莫鄰鷄下五更之遮

珍重分明不來接

一作浙題云

師本作來折蓋全篇言落一花耳豈復更言人之不折乎

濕久飛遲半欲高紫沙惹

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睛蜻蜓避伯勞

師云詩七月鳴

鵲釋文云伯勞也蓋此詩末句與莊子蟬棲美蔭不知蛭蛭在其後蛭蛭捕蟬不知黃雀在其後黃雀不知換

彈者在其後同意

清明

著處繁花矜是

又云務足

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

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

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

乘馬惡香齧帝膝帝怒殺之趙云蕭子暉冬曉詩曰繁花無處盡還銷寒鏡中舊本矜作務蔡伯世本作矜

是朱蹄則以朱飾其蹄左傳衛公馬朱其尾鬣舊注齧膝事馬性偶如此若皆如此豈不傷人乎公蓋使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曰駕齧膝駢乘旦張晏曰皆良馬名應

劭曰馬驕有餘氣常齧膝而行況上句云翠柳艷明眉則抑自明其眉今云朱蹄驕齧膝則馬自齧其蹄矣爭道字本出左傳宋萬宋之臣也與閔公博爭道公今用

之為善用字矣

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



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

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女子  
歎側又擊武陵五溪蠻夷

趙云舊本作諸將之自軍中至師民膝本  
之作亦是作實道其事耳此以比主帥

金鐙下山紅

粉

一作日

晚牙檣換施青樓遠

杜補遺古樂府劉生詩座  
驚網字孟豪雄道姓劉廣

陌通朱郎大路起青樓又張正見採桑詩倡妾不勝愁  
結束下青樓又文選姜女篇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閣  
趙云青樓則所被襖之虞  
岸上有之也舊本作紅粉晚當作紅日晚換把轉松也

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

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被除

被除上已東晉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觴後人相  
緣因為盛集  
趙云周禮女巫巫掌歲時被除繫浴鄭注

如今三月三日上已往水上之類唐氣朔大厯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已則更被除之義猶明

###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

玉泉地名山足曰麓

道林林壑爭盤紆

杜補遺盛弘之

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環回泉澗旁有磐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山足曰麓蓋衡山足也趙云謝靈運詩林壑歛暝色承道林字下使林壑此詩人之巧也子虛賦其山則盤紆第鬱而用林壑盤紆則變張平子南都賦盤盤錯繆而盤紆也

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

入赤沙湖

洞庭赤沙皆湖名前赤沙湖在永州西

趙云洞庭湖在岳州之陽離祖云勾容赤沙湖

今衡山麓寺而云此廣大之語而譚州之下流為洞庭上流乃永州湘水所從出亦可以言矣正猶夔州古栢

行云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赤沙湖五月  
對洞庭野以莊子有云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也

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

香爐峯也 趙云冷佛骨舊一作冷佛骨非不

惟不對而骨却在人言之矣朝香爐直言佛寺香爐耳六時天樂朝之則壁間所畫之天樂也舊注云香爐峯

却是廬山事矣

地靈步步雪山草

釋書言佛得道於雪山

僧寶人人海滄

珠

言性圓明而無瑕類也 杜正謬楞嚴經云雪山大珠力白牛食其山中膩肥香草此牛唯飲雪山清水其

糞微細可和合旃檀 趙云大戴禮有集地之靈而顏延年云邑社摠地靈故對僧寶其字則佛法僧為三寶

也滄海珠如闍立本稱狄仁傑曰可謂滄海遺珠矣步步如謝希逸作宣貴妃誅有龍遶遶於步步梁元帝烏

栖曲那知步步香風遶故對人人則曹子建云云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塔劫宮牆壯麗敵

香厨松道清涼俱

趙云塔叔則塔之層叔也香厨則碑制中有香積厨也皆實道共事耳

蓮花

一作池

交響共命鳥

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月

金榜雙迴三足鳥

三足鳥言寺額金榜有回鶯反鵲之勢杜補遺阿彌陀經極樂國常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六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金榜神異經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淮南子日中有陵鳥注云三足鳥也雙迴三足鳥蓋言大字之勢如此相如大人賦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此摘而用之言金榜字勢如日中之鳥飛動炫耀也

方丈涉海

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

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張騫贊曰焉本紀言河出崑崙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玄圃乃崑崙也趙云史記海中有三神山一曰方丈而源

興公天台賦序云涉海則方丈蓬萊也玄圃崑崙山之  
別名見葛仙翁傳而尋河事則爲本紀言河出崑崙自  
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乎兩句以  
言方丈玄圃遠在何處皆不可得往不若今岳麓寺之  
傍近可即而居也故有  
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

暖扶飄然班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

楚詞寧誅  
茅茅以力耕

乎言當暮年欲誅  
茅茅旁此而居也

桃源人家易制度

桃源秦人避難之  
地易制度古世更

變橘洲田土仍膏腴

橘洲在長沙  
橘洲在龍陽縣

杜云武陵國經云  
東北五十里吳志

孫休傳注載盛弘之荊州記云李衡字叔平仕吳爲丹  
陽太守每欲理產業妻習氏輒不聽從衡密遣人於武  
陵龍陽縣汎洲種柑橘千株臨死語其子曰汝毋惡吾  
營家故貪如此然吾於武陵汎洲種千頭木奴不匱汝

衣食後當得千匹絹亦足用耳衡亡後其子以白其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父嘗稱太史言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殆謂此矣然人患無德義不患於貧苟能守道茲何為吳木甚盛茂果獲千緡緡晉咸熙中猶有存者今此洲上居民數十家亦多有橘株故呼為橘洲又水經注龍陽縣之橘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橘於其上臨死教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匱汝衣食歲絹千匹又湘中記曰或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橘洲有二其一在龍陽即李衡種柑橘之所其一在長沙去州十里子美言橘洲乃長沙非龍陽也湘中記所載亦長沙橘洲漢張禹買田皆高陵上價者也趙云桃源在今之龍州陶淵明集載晉太和中漁父得事易制度言其宮室朴畧所以制度易為也舊注非橘洲在武陵正亦龍州龍州與潭州並一帶之地則公所欲往皆為無礙然桃源在龍州而橘洲亦在龍此一州中事矣則必指武陵之橘洲而已况桃源有秦人避

地事而此橘洲有  
李衡種橘事乎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

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此老宿亦未晚

老宿僧之  
年臘高者  
富貴功名馬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

顯免興孤

見何顯興未忘注也梁張纘南征賦云曾潭水府潭州得名政

趙云潭府者曾潭之府

以其水之潭潭耳緣有曾潭水府字故得取用潭府何顯在後漢黨錮傳乃急義名節之士與今詩句不相干或曰應是周顒而所傳之誤周顒宋人長於佛理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若作周顒則於賦二寺詩并野客尋幽之一重一掩吾肺腑  
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下為有說  
肺腑然薛云按前漢書衛青曰吾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  
山鳥山花吾友于  
與之同處若兄弟也杜補遺陶淵

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趙云書友于兄弟而晉以

來便用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一作老夫宋之

賤也塗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趙云舊本作分留與老夫與一作侍當以待為正蔡伯世云作與字意乃淺

近是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

謂避

戚玠之亂入衡州也趙云指言洞庭湖之外則衡州是也老子云戎馬生於郊戎馬亂指言戚玠之亂也事

詳見前注平生方寸心反掌帳下難謂崔灌見殺也晉張輔傳後為天水故帳下督



富整所殺徐庶母為曹公所獲庶辭先主指其心曰本  
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  
老母方寸亂矣先主伐吳張飛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  
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亦猶臧玠之殺崔灌也  
故云帳下難前詩  
亦云竟流帳下血  
嗚呼殺賢良

按新史灌為治不煩苛人便安之居澶州二年

增戶數萬詔特進  
五階以寵異疆

不叱白刃散

趙云舊本反掌蔡伯世本作反當其說是公自

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有難至於賊殺賢良  
乃不能一叱白刃使散蓋自以為魏矣帳下指臧玠賢  
良指崔  
灌也  
吾非大人特沒齒埋冰炭

薛云按論語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

食沒齒無怨言韓  
子曰冰炭不同器

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

趙云四句通義言能

叱白刃散者非大人之特不可而吾非是此人徒沒齒  
埋於冰炭之中矣文人者長老之稱特字即詩云百夫

之特冰炭言不相入既不能叱白刃散却以風病解此  
為可此矣但以逃難而來故自問其胡然泊湘岸之岸  
也詩曰胡然而天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漑灌痛彼道邊  
也胡然而帝也

人形骸改昏旦

痛彼遇亂而死者

中丞連帥職

詩有方伯連帥之職

封內

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

謂陽中丞也封邑半於古諸侯師曰中丞

楊琳自禮上達長沙問罪見子美後詩注趙云中丞陽公也舊史云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賊玠謂連帥

乃古之諸侯史有問罪之士卒既輯睦薛云按春秋左氏傳隨武子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居無怨酷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啟行促精悍詩爰方

似聞上遊兵稍逼長沙館

上海江之上流也杜補遺漢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使人徒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乃徒義帝長沙彬縣趙云即後篇公自注云楊中丞琳問罪

將士皆自遣上達長沙也隣好彼克脩天機自明斷趙云所以指言楊中丞琳矣

南園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南園

謂園在湖南也北拱謂誅亂鉏暴以尊王室也如此則書於史臣者光美而見於策略者為壯觀也杜正謬

云南園蓋莊子鵬飛九萬里而圖南事故子美選嚴公詩又云南園迴羽翮北極捧星辰也趙云蓋言南子

所園謀欲卷盡雲水也劉孝標辨命論曰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北拱即孔子云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戴霄

漢則所以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尊君也

激衰懦言願同伐叛之公子聲名節操足以振激衰懦衰懦猶軟弱也趙云數公子事接唐書澧州

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各出兵討玠宗室李勉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此謂數公子也

選云奉義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薛云按前漢馮奉世上書討羌願益

兵上為發六萬人太常千秋將以助馬奉世以得其衆不須復煩將上讓之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又何疑焉

趙云此別說有偏裨之將三人上表而數陳不明同一貫耳如莊子不可為一貫者同字則又用同條共

貫合之也始謀誰其間回首增憤惋趙云惟其所陳一貫而不明所以問誰在其間

為始謀者乎徒令我回首憤惋也於是引下句美李端公宗英李端公宗室之英秀也杜補遺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表曰臣進非民譽退吳宗英又呂溫河間王李泰贊曰堂堂可問仁勇是經通駿有聲為

唐宗英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兩省相呼為問老尚書丞即相呼曰曹長郎中員外御史補遺相呼為

院長唯御史相呼為端公李端公蓋御史也名勉見上  
入衡州趙云李勉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厯中出為廣  
州刺史亦  
以兵討玠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王室

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

薛云按  
道德經

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杜補遺班固西都賦冠蓋如

雲七相五公與夫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選

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趙云

李公能變而通之於賊兵迫脅之地用其謀畫更得算

計可行乎詩云國既卒斬今

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嘆

此則言終誅斬此凶徒也

趙云陸士衡文賦誅虛無

以責有扣寂寞而求音

聶秦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

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

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又

書也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榮伏屍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烈女也

趙云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舊本

荒江眇師氏贈本作荒江渺是公又云江湖渺霽天昨

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

杜補遺南史孔休源字慶緒為晉安王長史武帝敕王曰孔休

源人倫儀表當每事師之又任彦昇撰王文憲集序曰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實望

前期

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言聶政之才宜在翰林而反屈跡縣邑趙云舊本前期翰林後蔡伯

世云則本作前朝其說是豈  
聶之父祖嘗為翰林之職乎  
知我礙湍濤半句獲浩演

趙云一本以上句為荒江渺遠於此句為牛句獲浩演  
師民瞻云浩演音以沼切注云大小兒耐靈運山居賦

云吐泉原  
之浩演  
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旄  
潭州臧玠殺其帥  
崔灌子美避亂而

往衡州故也庾公上武昌出石頭百姓看於岸上歌曰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引素旄乃

庾尋亡也趙云舊注雖是而非飛  
旄字所出潘安賦云飛旄翻以啟路  
孤舟增鬱鬱僻路

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

清醪  
張早子鬱鬱不得志詩憂心悄悄蜀都賦後狄騰  
希而輓捷又置酒高堂腸以清醪曹子建烹羊宰

肥牛言聶以肥羊清醪乃見於禮也杜補遺曹子建  
七啟云乃有春清醪酒康狄所營醪匹眇切青白色楊

雄酒賦云其味有宜城醪釀蒼梧醪清蜀獨賦云觴以

清醪鮮以紫鱗醪清酒也杜詩一本作清醪故兩載之

詩曰既有肥羜以逮諸父禮人非西喻蜀唐蒙通夜郎

過宰肥羊言羶令待遇厚也歡發巴蜀吏

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興在

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北坑趙秦將白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秦白方行柳

起悉坑之趙云兩句又公自言也

岸靜未話長沙擾時戚瓌救崔灌崔師乞已至遭卒用

長沙擾亂也

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閩崔侍御洪乞師于洪

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

丞琳問罪將士皆自漣上達長沙趙云公自注甚明

蔡伯世云公避亂竄還衡州衡州諸將乃嘗寓家衡陽

獨至長沙還罹此變尋於江上阻暴水半旬不食未陽

聶令具舟致酒肉迎歸一夕而卒則此詩蓋公之絕筆



矣舊譜乃云遷襄漢  
卒於岳陽尤誤矣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六